

西班牙文学名著

三角帽

佩·安·德·阿拉尔孔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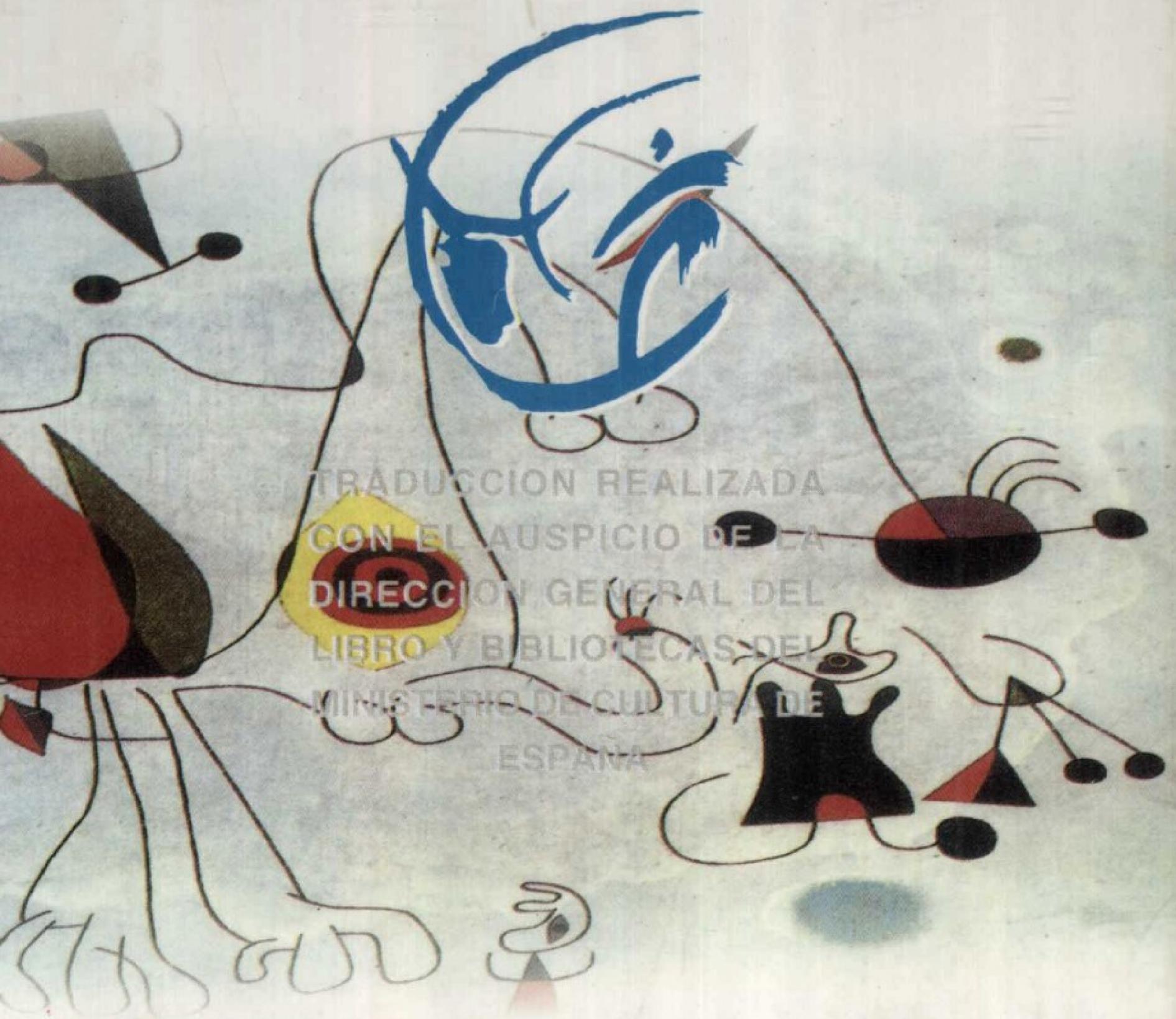
尹承东 译



OBRA
MAESTRAS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 李宇宏
装帧设计 / 蒋悦



TRADUCCION REALIZADA
CON EL AUSPICIO DE LA
DIRECCION GENERAL DEL
LIBRO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ISBN 7-207-01563-1



9 787207 015631 >

ISBN 7-207-01563-1/I · 322

定价：13.50 元



● 西班牙文学名著

三角帽

佩·安·德·阿拉尔孔 著 尹承东 译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6—0023
黑龙江版权代理中心参与策划
Colección Plarreada por el Centro de Asuntos
Relativos a la Propiedad Intelectual de Heilongjiang

PEDRO ANTONIO DE ALARCON
EL SOMBRERO DE TRES PICOS

Emecé Editores, S. A.
Buenos Aires 1945

责任编辑:李宇宏
装帧设计:蒋悦
特邀编审:孙厚惠

西班牙文学名著
三角帽
Sanjiao Mao

佩·安·德·阿拉尔孔 著
尹承东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150008)
黑龙江省绥化印刷厂制版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5·插页 7
字数:100 000
1990年10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 500—8 000

ISBN 7-207-01563-1/1·322

定价:13.50 元

(缺页、污损或倒装请寄回本社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佩德罗·安东尼奥·德·阿拉尔孔

(PEDRO ANTONIO DE ALARCON, 1833. 3. 10—1891. 7. 19)

盛事和希望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出版发行西班牙作家的作品不仅是西班牙文学界的一件大喜事，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西班牙人民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著的文学成就能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创造性精神的中国人民奉献一点新的东西。

同样值得高兴的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和将要出版的西班牙小说包容了不同风格、不同时代的作品。一俟能够出版在世界五大洲产生着巨大反响的西班牙当代作家的作品，那对西班牙文学作品的介绍就算是系统完整的了。那时则堪称为百花争妍，中国热爱西班牙文学的读者也将对西班牙人民在这方面的创造性劳动有个全面的了解。

让世界人民了解西班牙文学并为此而不懈地努力，是西班牙文化部的宗旨。西班牙文化部衷心感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对介绍西班牙

牙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和付出的辛劳。我们完全相信出版《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我们希望中国人民和我们具有同样的看法。

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署署长

费德里克·伊巴涅斯·索莱尔

1993年4月1日于马德里

PROLOGO

Que Ediciones del Pueblo de Heilongjiang publique obras de autores españoles para su difusión en China es una satisfacción para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y, más allá, una esperanza fundada en que el trabajo creador español y el fruto del ingenio literario hispano puede aportar algo nuevo a un pueblo tan culto como el chino, forjado por misterios de cultura y creación.

三角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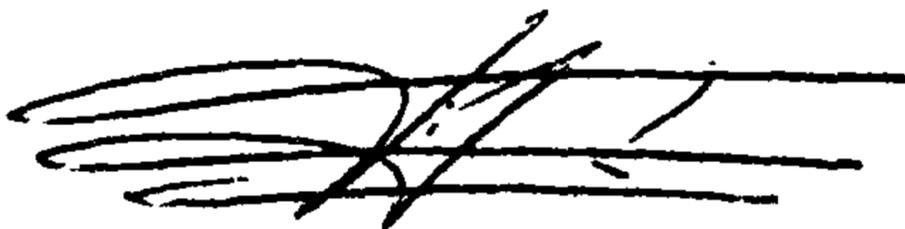
Satisface también que las novelas ya publicadas, y las que próximamente verán la luz, abarquen distintos estilos y generaciones. Una vez que puedan publicarse las creaciones de los autores contemporáneos, que tanta repercusión están obteniendo en las más diversas latitudes del planeta, el ciclo se habrá cerrado y los buenos aficionados a la literatura en China tendrán una idea global de la creación española en este campo.

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cuyos objetivos de dar a conocer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en el mundo se están cumpliendo con constancia y tesón, sólo puede agradecer el esfuerzo de las Ediciones del Pueblo de Heilongjiang y a su director por su interés. En todo caso, sabemos que la publicación de estas Obras Maestras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no será un esfuerzo baldío. Nuestro deseo es que el pueblo chino coincida en esta opinión.

1 de abril de 1993 Federico Ibáñez Soler

Madrid

director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此文为“盛事和希望”西班牙语原文)

真诚的合作，丰美的果实

一套由西班牙文化部资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正在陆续出版面世，这是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情，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一般中国读者，对西班牙文学不能说是陌生的。像辉耀西班牙文学史的不朽巨著《堂吉珂德》及其作者——文学大师塞万提斯，早已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并受到他们深深的热爱和敬慕。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家和一些有影响的出版社，也一直把介绍西班牙文学放在重要地位，先后译介过不少重要的西班牙作家和作品。但这次中、西合作出版的《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则具有新的特点。它重点突出，表现出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西班牙文学，除了产生过塞万提斯这样伟大的文学巨匠的16世纪至17世纪初叶的“黄金时代”而外，还有其

更为繁荣鼎盛的群星灿烂的历史时期,那就是19世纪。19世纪被誉为西班牙伟大的小说世纪,这期间的西班牙文学,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流,兼有浪漫主义、地方主义。这期间的西班牙文坛,有大批杰出的作家涌现,他们完全可与同时代的英、法、俄的杰出作家们比肩而立,交相辉映。现在这套《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以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辉煌的19世纪为重点,包括其它历史时期乃至现当代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品。中国读者通过这套丛书可以窥见整个西班牙文学灿烂景观的概貌以及卓立其间的极富魅力的各个“胜景”——名家及其名著,这大概就是这套丛书的筹划者、出版社和编译者的共同初衷与用心所在吧。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套丛书的特殊价值。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是一项庞大的组织工作。从这套丛书的设计、“施工”,包括它所采取的合作出书的方式,我以为都堪称为一种创举。可以预计,它将受到喜爱西班牙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的中国读者的欢迎,并将会成为中、西两国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桩盛事,一则美谈。

在此,我不能不对西班牙文化部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不能不对出版社聘请的几位在我国西班牙语界有影响的翻译家——出版社聘请了李德明、申宝楼、尹承东和朱景冬四位西班牙文学和拉丁美洲文学研究工作者为这套丛书的特约编审——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所谓“大文化热”、“文化快餐热”的今天,坚持把高品位的人类文化成果奉献给中国读者的人们,定会得到读者的感谢并被历史所铭记。

祝贺《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出版,祝它取得完全的成功!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杨子敏

1993年3月22日于北京

译 序

在权威的西班牙文学评论家看来，西班牙在早期的浪漫主义时代，小说方面可说没有留下任何具有永久价值的作品。不管是洛佩斯·索莱尔还是马丁内斯·德·拉罗莎，不管是埃斯普龙塞达还是拉腊，不管是恩里克·希尔还是赫特鲁迪斯·戈麦斯·德·阿维利亚丁达，他们都称不上优秀的小说家，充其量只能说是比较巧妙地模仿了外国杰出的作家，诸如瓦尔特·司各特、维克多·雨果、大仲马等人。的确，人们至今之所以仍旧读他们的作品，那只是出于对历史的好奇。西班牙小说只有到了18世纪走上现实主义道路时，才全面繁荣发展起来。而进入被誉为伟大的小说世纪的19世纪时，西班牙文坛便在继塞万提斯之后，宛如璀璨的群星一般涌现了一批较之俄罗斯、英国和法国同时代的杰出作家毫不逊色的文学大师，如贝尼托·佩雷

三角帽

斯·加尔多斯、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何塞·马利亚·德·佩雷达、埃米利娅·帕尔多·巴桑、佩德罗·安东尼奥·德·阿拉尔孔、阿尔曼多·帕拉西奥斯·巴尔德斯、胡安·巴莱拉、菲尔南·卡瓦耶罗等。其中又以阿拉尔孔、巴莱拉、佩雷达和加尔多斯为佼佼者，这是因为1873年加尔多斯的《民族演义》头几部出版，1874年阿拉尔孔的《三角帽》和巴莱拉的《佩比达·希门内斯》问世，1894年佩雷达的《高山情》（又译《沿山而上》）发表，构成了西班牙小说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诗人和新闻记者佩德罗·安东尼奥·德·阿拉尔孔在这些代表不同流派的作家中，更以风俗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桥梁小说家的独特风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他的作品一方面充满浪漫主义的风味，另一方面又不乏教育和现实主义的光彩，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鉴于我国文学界和读者至今对这位作家了解甚少，笔者不揣冒昧，拟在这篇序言中将他作一较为详细的介绍。

佩德罗·安东尼奥·德·阿拉尔孔(1833. 3. 10—1891. 7. 10)出生于格拉纳达省主教统治区的古城瓜迪斯一个破落的绅士家庭里，14岁在故乡读完中学之后进神学院攻读神学，继而到格拉纳达学习法律，但由于家庭经济拮据（父母要养活他们10个兄弟姊妹），不久又返回瓜迪斯继续读神学。可是他很快发觉，他的真正天赋不在于宗教，而在于文学，于是他决心放弃神学，专心致志地从事文学事业。他开始贪婪地阅读一切落入他手中的书籍，并且学了法语和意大利语。与此同时，应著名诗人埃斯普龙塞达和索里利亚之约，开始创作诗

歌、故事和浪漫主义小说。18岁时着手写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诺尔曼的归宿》。在他的同乡和朋友、小说家托瓜多·塔拉戈的支持下，他创办了《西方之声》周刊。杂志在瓜迪斯编辑，靠一位文学艺术家保护人的慷慨资助在加的斯出版，获得了成功。阿拉尔孔最初的作品就发表在这本坚持了3年的杂志上，这些作品有不少经过重新加工修改补充之后，又在马德里发表。由于觉得唯有在首都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阿拉尔孔于1853年1月利用办杂志赚的钱离家出走，经加的斯到达马德里。但他在试图开拓自己文学道路的过程中遇到了种种挫折，所得到的唯一的安慰只是到皇家剧院的顶楼座上去观看歌剧，最后终于不得不在穷困潦倒中又回到父母身边。那个传统的家庭不仅热烈地欢迎这个浪子回归，而且还竭尽全力弄到一部分钱把他送到省城格拉纳达，让他同当地作家合作继续出版《西方之声》。到格拉纳达之后，他参加了具有革命和反宗教倾向的艺术家团体“格拉纳达之弦”。在听到1854年革命爆发和维卡尔瓦罗的将军们取得胜利的消息时，生性好动、喜欢冒险的阿拉尔孔便卷入了起义的浪潮，率领格拉纳达民众抢占了一个武器库，将武器分发给人民，并且攻打了市政府和军区司令部。起义一胜利，他立即创办了《拯救报》，以此为阵地开始与教士阶层、军队和反动派进行斗争。为了寻求更广阔的活动阵地，阿拉尔孔很快又与格拉纳达一伙志同道合的人回到了马德里，主编以辛辣的讽刺为特色的反宗教、反王朝的煽动性报纸《皮鞭》。由于这家报纸具有激烈的攻击女王伊莎贝尔二世政权的倾向，引起了委内瑞拉作家、保

守派记者埃里贝多·加西亚·德·克维多的强烈不满，竟至发展到两个人于1855年进行决斗。在这场决斗中，阿拉尔孔先开枪没有击中对手，而轮到克维多开枪时，他却只是对空放了一枪。对手的这一豪侠举动，给阿拉尔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的道德起了巨大的震动。后来他写道：“正是在人们大张旗鼓地宣扬我是民众领袖和政治煽动家的那一天，我恰恰不是了。千真万确，就在那一天，我的心灵和智慧中发生了些许严重的变故。从那时起，直到9年之后，亦即在沉默的整个青年时期之后，我才重新发表政治见解。”果真，决斗之后，阿拉尔孔的身体和精神都崩溃了，他隐退到塞戈维亚过了数年——其中1855年去过一次巴黎参加万国工业博览会，并为《西方报》撰稿——，不再过问政治，而专事文学创作和社交生活，在当时的报章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1857年末，他写出了剧本《浪荡公子》，并在马德里杂技场上演，结果观众反应平平，而评论界则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对剧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使阿拉尔孔决心再也不写剧本。此后，他过了一段“沉湎于行乐的生活”，经常出入贵族沙龙和时髦的交际圈子，实际上已变成了保守派。1859年，非洲战争爆发，他既出于要“世间扬名”的目的，也出于文学的目的，以志愿兵的身份入伍，参加了罗德里格城“猎手营”，奔赴摩洛哥战场。结果他如愿以偿，他利用夜间在营地上写出的新闻报道，以战地通讯的方式连续在报纸上刊载，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每期刊登他文章的报纸都被瞬间抢购一空。出版商将这些通讯结集出版，定名为《一个非洲战争目击者的

日记》，很快就销售了5万册。这本书被誉为描写战争生活的杰作，不久使他荣膺了女天主教徒伊莎贝尔大十字勋章，而由于他作战勇敢（他受过一次伤），还获得了两枚军事十字勋章。这些成就决定性地巩固了他的声誉和经济地位。赚了大钱的出版商不仅破例地让他过了一段优裕的生活，而且还出资让他到意大利旅行，结果阿拉尔孔1861年又出版了游记《从马德里到那不勒斯》。此后，他在马德里定居下来，并得到自由派政治家和将军奥多内尔和小说家巴斯托尔·迪亚斯等头面人物的坚定支持和保护。因此，他顿时觉得世界之门朝他洞开，在写小说的同时，站在保守的反对派立场上在政治舞台上复出。1863年他参加了自由联盟竞选运动，创办了《政治报》，并被选为加的斯众议员。1865年他同帕乌丽娜·孔特雷拉斯—雷耶斯结了婚。1866年他由于签署自由联盟议员反政府的抗议书被驱逐到巴黎。回国后他定居在格拉纳达市，在那里创作了史诗《摩尔人的叹息》，这部史诗1867年获该市文艺协会组织的文学竞赛奖。次年，加的斯起义爆发，他加入了托雷公爵的军队，并参加了阿尔科莱亚战役。推翻伊莎贝尔二世的革命胜利后，他被任命为驻瑞典全权大使，但没有赴任。阿拉尔孔于1873、1874、1875年连续出版了游记《拉阿尔普哈拉》、中篇小说《三角帽》和长篇小说《丑闻》，5年后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持球的孩子》，同年在阿丰索十二世登基时被任命为国务顾问。皇家学院的大门朝他打开，他因一篇以《艺术的道德》为题的演讲被选为这座举世皆知的学院的院士。除此之外，阿拉尔孔还数次被格拉纳达市选为众议员，两次选为参议员。

三角帽

到了1887年，阿拉尔孔不仅几乎完全放弃了文学创作，而且由于健康的原因也退出了政治舞台。他闭门谢客，孤独地呆在马德里郊区自己美丽的住宅里。1888年末，他患了半身不遂症，尽管智力没有受到影响，但左半身完全瘫痪了，从此更加无法参加社交活动，并终于在1891年7月病逝。

阿拉尔孔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政治思想从青年时代就带有保守的色彩。“他的思想是自由的，而感情是保守的。”信教和保守这两个特点，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作为作家，阿拉尔孔是自学成才的，他没有受过像胡安·巴莱拉、帕尔多·巴桑或“克拉林”那样的良好教育，甚至没有受过加尔多斯那样的教育。“我不曾有过一个博学的老师。”他曾经这样说。他是靠天赋偶尔闯入文学界的。他学习神学和法律都是半途而废。他自学了法语和英语，毫无计划、毫无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瓦尔特·司各特、维克多·雨果、大仲马、巴尔扎克、乔治·桑、阿尔卡斯·卡尔等作家的作品均在他的涉猎范围之内。这些人的作品给了他巨大的影响，使他在叙事文学方面大有建树。

总括起来，阿拉尔孔的作品有：《诺尔曼的归宿》(1855)、《浪荡公子》(1857)、《一个非洲战争目击者的日记》(1860)、《从马德里到那不勒斯》(1861)、《严肃诗和幽默诗》(1870)、《拉阿尔普哈拉》(1873)、《文学艺术之我见》(1873)、《三角帽》(1874)、《丑闻》(1875)、《持球的孩子》(1880)、《艳情故事集》(1881)、《民族纪事》(1881)、《贝内诺上尉》(1881)、《往事》

(1882)、《未必真实的故事》(1882)、《荡妇》(1882)、《漫游西班牙》(1883)、《我写书的历史》(1885)、《最后的著作》(1889)等。在这些作品中,他的诗集是枯燥无味的,剧本《浪荡公子》是失败的。他的主要成就在于叙事文学(包括散文和小说)。《丑闻》、《荡妇》、《持球的孩子》、《诺尔曼的归宿》奠定了他的论争性作家的声誉,不过,他的最高荣誉还要归功于其中篇小说《三角帽》。就是说,我们今天奉献给中国读者的这部作品,是他最杰出的著作。它曾多次被搬上舞台和银幕,著名作曲家马努埃尔·德·法利亚甚至还以它为素材谱写了一支旋律优美的乐曲。

阿拉尔孔的所有作品都是在马德里出的第一版,其中许多著作被多次译成各种外文,而且他的全部作品都无数次地再版发行。

下面我们来粗略地分析一下他的著作。

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无论是作为诗人还是作为剧作家,阿拉尔孔都是无足轻重的。他的诗缺乏灵感,“内容空泛,只是罗罗嗦嗦地重复新古典主义的陈腐的老调”,没有表现力,读来感到冷冰冰的。他的剧本缺乏生气和新奇,没有创新精神,这跟他的长短篇小说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

阿拉尔孔是一位令人钦佩的新闻记者,一位出类拔萃的长篇小说家,也是西班牙文学引以为荣的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之一。

他的短篇小说充溢着丰富的想象、深沉的感伤、挥洒自如的表现力和浓重的人情味,读来令人眼花缭乱,心旷神怡,留

三角帽

下无穷的余味。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名篇有《摩尔人和基督徒》、《烦恼》、《黑眼睛》、《死亡之友》、《六块面纱》、《守护天使》、《烧炭夫村长》、《女修道院长》和《红运》等。

他的中篇小说《三角帽》，或曰《市长和磨坊女主人》，又曰《磨坊主人和市长夫人》，取材于一个19世纪初期歌谣体民间故事，描写了一个市长垂涎磨坊主人卢卡斯大叔美丽的妻子弗拉斯基塔，深夜潜入其家中欲行非礼。卢卡斯大叔回家发现此事，穿上市长脱下的衣冠去了市长家，以同样的方式对市长进行报复。通过种种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的曲折描写，最后真相大白，市长当场出丑，羞得无地自容。作品逼真地反映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现实，描写了当时的风俗习惯，无情地揭露了骄奢淫逸、横行霸道的官僚政客及好色之徒的罪恶行径，辛辣地嘲讽了社会腐朽思想。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结构巧妙，人物栩栩如生，对话自然风趣，充满浪漫主义气息和喜剧色彩。评论家认为《三角帽》是西班牙1874年最高文学成就，甚至超过了同年出版的声誉显赫的作家胡安·巴莱拉的杰作《佩比塔·希门内斯》（已出中文版，方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尽管这两部作品不乏相似之处。而著名的女作家、女伯爵帕尔多·巴桑更把《三角帽》颂扬为“西班牙故事之王”。“这种说法并不过分，因为倘若这个故事发生在塞万提斯时代，他也会十分乐意将它写出来，并且会认为与他的《惩罪扬善集》里那些最优秀的作品相比毫不逊色。”不管是由于它那流浪汉小说式的题材，还是由于它那精湛的笔触；不管是由于它那充满风趣的、再自然不过的对话，还是由于种种事件中的西班牙人情味；不

管是由于情节发展的快慢相宜,还是由于那五彩斑斓的描写;不管是由于人物的典型性,还是由于整个故事布局的无懈可击,这部小说都令人陶醉,给人以极大的美的享受。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阿拉尔孔用这部“典范性”的小说比任何人都更加有成效地革新了19世纪西班牙小说的最纯正、最优美、最生动、最丰富的现实主义。

“阿拉尔孔是一位天生的小说家,”帕尔多·巴桑写道,“他善于捕捉人物的情思,写出的作品令人陶醉,他善于虚构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点,发掘人物的情愫、欲望和兴致,他把作品的主题思想表现得熠熠生辉,光彩夺目,各个章节的衔接紧凑娴熟得令人惊叹。”

亲爱的读者,我的这个前言也许写得罗嗦了点儿,使你们感到厌烦了。那么阿拉尔孔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作家,还是请你们来读一读《三角帽》,达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目的吧!

尹承东

1990年元月于北京

谨将此书
献给堂何塞·
萨尔瓦多·德·萨尔瓦多

佩德罗·安东尼奥·德·阿拉尔孔

1874 年

作者前言

在西班牙，就连那些才疏学浅、读书不多的人也很少有不知道这个通俗小故事的。我的这本小书，就是以这个民间故事为基础写成的。

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是一个粗鲁的牧羊人讲述的。这个人从没离开过他出生的偏僻乡村，是那种目不识丁的乡巴佬之一。但是他天生狡黠而诙谐，好似我们民族文学中流浪汉式的人物。每当村子里遇有什么节日，举行婚礼或洗礼仪式，或者庄园主人隆重来访的时候，这个牧羊人总是要出出风头，登场露一手：讲讲笑话，演演哑剧，装装小丑，唱唱歌谣或讲些风情月债的故事。正是在这样的场合——到现在差不多已过了整个一生，就是说，已经是 35 年前的事了——，一天晚上牧羊人眉飞色舞地给我们讲述了这个民谣形式的故事。这个故事使我们这些头脑简单（相对的简单）的人既感到陶醉入迷，又感到迷惑不解。它的题目叫《市长和磨坊女主

人》，或《磨坊主人和市长夫人》。而今天我们把这个故事以影响最深远、最富哲理的名字《三角帽》奉献给读者，因为我们处在严肃庄重的时代，需要这样做。

我们大家都记得，当牧羊人讲述这个动听的故事时，在场的妙龄姑娘们都羞得满脸绯红，因此她们的母亲们便觉得这个故事有点不雅，有失体统，从而想把牧羊人痛骂一顿。但是可怜的雷佩拉（牧羊人的名字是这样叫的）并不示弱，他振振有词地辩解道：“你们压根儿没必要大动肝火，我故事里面讲的事情，就连修女和4岁的小姑娘都清楚……”

“要是不信，我们就来看看，”牧羊人问道，“《市长和磨坊女主人》这个故事里明明白白地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夫妻应当同床共枕，没有一个丈夫乐意自己的老婆被另外的男人勾引，跟别人睡觉，我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说的也倒是！”母亲们听到自己的女儿哈哈大笑起来，异口同声地这样回答。

“事实证明雷佩拉大叔说的是对的，”这时新郎的父亲发表见解了。“我们在场的诸位，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大家都知道，今晚舞会一结束，华内特和马诺利里娅就要携手进入洞房，睡在那张华丽的双人床上了。刚才加夫列拉大婶还带我们的姑娘们参观了一番，让她们欣赏床头大花枕头上的刺绣呢……”

“还有，”新娘的祖父插嘴了，“甚至教礼书中和教士们在讲道的时候都让孩子们知道这些人生最自然的事情，告诉他们圣母圣安娜永不怀孕，约瑟夫纯洁无瑕，犹狄斯诡计多端，

还有其他一些奇迹,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所以,先生们……”

“没什么,没什么,雷佩拉大叔!”姑娘们勇敢地高声喊叫起来。“请您再把这个爱情故事讲一遍吧,真是太有意思了!”

“而且甚至可以说是太正经了!”新娘的祖父接着说。“这里没有半点儿邪恶的东西,它不劝任何人走邪门歪道,而凡是不端的行为恰恰都要受到惩罚……”

“好吧,那您就讲吧!”最后,母亲们也改变了态度,附和着说道。

于是,雷佩拉大叔又重新兴致勃勃地讲述起了这个故事。他觉得既然他的故事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众人坦率地评论了一番,而且都认为这个故事无可非议,这就等于大家给了他必要的批准。

随着时光的推移,我又听到过许多种关于《磨坊主人和市长夫人》这个爱情故事的讲述,那都是从乡村和庄园里演滑稽小丑的人嘴里听来的。尽管他们的讲法千变万化,但内容跟已故的雷佩拉大叔讲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此外,我还在出版的种种《盲人歌谣集》里读到过这个故事,甚至它还出现在令人难忘的阿古斯丁·杜兰^①先生的著名《歌谣集》里。

不管出现在哪儿,故事的本质都是相同的:它具有悲喜剧色彩、嘲弄意味和强烈的讽刺性,正如我国人民所喜爱的各种

^① 阿古斯丁·杜兰(1793—1862),西班牙书志学家和学者。编有《西班牙古代歌谣集》。

戏剧性的道德教育课一般。但是，别人讲的跟我们的牧羊人讲的在形式上、次要的情节结构上和个别的手法上却大不相同，甚至相去甚远。若是牧羊人跟后人讲得一模一样，这个故事恐怕在乡间不会为任何人所接受，更不要说印成文字流传了，因为正派的姑娘们一听就会堵上耳朵，她们的母亲则会以挖出她们的眼睛相威胁阻止她们去听。在另外一些省份，粗俗的乡巴佬甚至把雷佩拉大叔讲的美妙的传统故事歪曲糟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原来的典雅风趣和朴实庄重一点影儿也没有了。

我早就打算恢复事情的真实面貌，还这个奇妙的故事以原来的风格和性质。我们从不怀疑，正是这种风格和性质，才赋予这个故事以正派和严肃性。怎么能怀疑呢？这类故事一旦经过那些粗俗的手笔，绝不会变得美丽动听、引人入胜和正正经经，而是被破坏得不伦不类、污秽不堪，因为它充满了俗不可耐的言词，令人难以入耳。

这就是今天这本书的来历……那么现在我们就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就是说，我要开始讲《市长和磨坊女主人》的故事了，而且我希望得到你们公正的评判。噢，敬爱的读者们，在你们读罢这个故事，并且画了比看到魔鬼还要多的十字之后（正如埃斯特瓦尼里奥·贡萨莱斯^① 在开始讲他的故事时所说），大概你们会认为它是值得出版的。

1874年7月

^① 17世纪西班牙匿名作家所著自传体流浪汉小说《埃斯特瓦尼里奥·贡萨莱斯传》中的主角。

目 录

作者前言	(1)
第一章	事情发生的时代背景 (1)
第二章	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 (4)
第三章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6)
第四章	一个女人的外观 (9)
第五章	一个男人的外观和内心	(13)
第六章	夫妇俩的才智 (15)
第七章	幸福的真谛 (18)
第八章	戴三角帽的人 (20)
第九章	驾! 驾! 喔! (24)
第十章	葡萄架上下的对话 (26)
第十一章	潘普洛纳的炮轰 (30)
第十二章	什一税和实物税 (37)
第十三章	老鹅飞到了猪身上 (41)

第十四章	貂鼠出的主意	(44)
第十五章	平淡的告别	(50)
第十六章	不祥之鸟	(56)
第十七章	一个偏远小村的村长 ...	(58)
第十八章	显然,卢卡斯大叔并无困意	(61)
第十九章	荒野里的呼声	(62)
第二十章	怀疑和事实	(65)
第二十一章	准备吧,先生!	(73)
第二十二章	貂鼠分外卖力	(79)
第二十三章	还是荒野,还是同样的呼声	(83)
第二十四章	当时的一个国王	(85)
第二十五章	貂鼠的运气	(89)
第二十六章	变本加厉	(92)
第二十七章	我代表国王	(93)
第二十八章	圣洁的圣母马利亚! 十二点半 平安无事!	(97)
第二十九章	乌云逝去.....明月高悬	(100)
第三十章	一位高贵的妇人.....	(102)
第三十一章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04)
第三十二章	信任解开了难题.....	(110)

第三十三章	那末……你哪? ……	(113)
第三十四章	市长夫人不也是个大美人儿吗! ……	(118)
第三十五章	国王的命令……	(122)
第三十六章	结局、教训和结束语 ……	(125)
附 录	《三角帽》创作的起因及过程 ……	(129)

第一章



事情发生的时代背景

我讲的故事，发生在这个如今已经走向衰落的漫长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具体的年月讲不清楚，只知道在 1804 年之后，1808 年之前。

当时波旁家族的堂卡洛斯四世还统治着西班牙，这或许像钱币上雕刻的那样是由于“上帝保佑”，也或许像法国新闻通报上讲的那样是由于拿破仑的遗忘或特别的恩典，因为自 1789 年开始，在席卷世界上这块陈腐地域的暴风骤雨^①中，其他在欧洲占据王位的路易十四的子孙们都失去了王冠，他们的首领还掉了脑袋。

在那个时代，我们国家发生的事情并非是人世间绝无仅有的。那位法国革命军的军人，科西嘉一位平庸的、默默无闻的律师的儿子，意大利里沃利和马伦哥、埃及金字塔旁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战场上的胜利者^②，刚刚戴上了查理曼大帝的王冠，将欧洲的版图完全重新划分，创建了一些国家，废除了

① 指法国大革命。

② 指拿破仑。

一些国家，取消了疆界，建立了一个个王朝，使各个民族改变了形式，改变了名字，改变了地域，改变了习惯，凡是那个被称为北方霸主的人骑着战马像发生强烈的地震或反基督一般驰骋过的地方，甚至人们连衣冠都变了样儿……可尽管如此，我们的前辈（愿上帝保佑他们的在天之灵）非但不憎恨他，恐惧他，反而对他异乎寻常的丰功伟绩津津乐道，称颂不已，犹如议论一本骑士小说的主角，或评说发生在另一个星球的事情，而丝毫也不担心有朝一日他会率兵来到西班牙，像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其他国家那样横行无忌，干出种种暴行。马德里的邮差每周一次（至多两次）来到这个半岛的大部分重要城镇和村庄，送来某一天的报纸（不是每天的都有）。人们从那儿知道一些重要人物（他们认为报纸讲的都是些特殊人士），了解比利牛斯山的那一边是否还有一个国家，是否又发生了一次有六个或八个国王或皇帝参加的激烈的大战，是不是拿破仑在米兰、布鲁塞尔或华沙……除此之外，我们的老祖宗们仍旧以古西班牙的方式生活着，慢条斯理，悠哉游哉，眷恋着他们老掉牙的习俗，过着平平静静日子，接受着上帝的恩赐。在那个社会里，依然存在着宗教裁判所和修士，存在着特权，在法律面前没有平等可言，有些人享受着豁免权，可以飞扬跋扈，为所欲为，而民众则在生活和政治上没有一丁点儿自由，同时受着高贵的主教和有权有势的地方长官们的统治（双方的权力分清委实不易，有些临时搅在一起，有些永远混淆交织）。他们要交纳什一税、教会实物税、商业税、特别税、摊派募捐、种种租金、人头税、王室三一特赋、国家税、法定收益税，甚

至还有 50 种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这些税的名目，我们这会儿就不在此处逐一系列述了。

关于与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有关的那个年代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就说到这儿为止。我们之所以介绍当时在世界上发生的这一切，唯一的目的是想让读者明白，在故事发生的那个年头（就假定是 1805 年吧），在西班牙的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中，还是由旧制度统治着，仿佛在出现了那么多新奇事儿的动荡不安的环境里，比利牛斯山变成了另一道中国的万里长城，将西班牙与世隔绝了。

第二章

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

举个例子说吧！在安达卢西亚（你们下边要听的故事恰恰就发生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一个城市里），那些有威望的人士照例一大早就起床，到教堂里去望早弥撒，即使在不是教规规定必去的日子也是如此；9点钟用早餐，吃一个煎鸡蛋加烤面包片，喝一杯巧克力饮料；下午1点至2点钟吃中饭，如果打来野味，那就不是单吃杂烩菜，而是再加一道正菜；午饭之后要睡一觉；然后到野外去散步；天擦黑的时候，就到各自的教堂里去做念珠弥撒；祷告后再喝一次巧克力——这一次是和点心一起吃；随后，那些地位最高的人，便去参加市长、教长或住在镇上的贵族家庭的聚谈会；教堂打晚祷钟的时候回家；宵禁钟鸣响时拴上大门；晚饭吃的是凉拌菜，如果一时买不到新鲜的鲤鱼，就来个炖肉代替；饭罢就迫不及待地上床就寝（如果有夫人的话），纵情欢乐一番，而且，一年中要有几个月在躺下之前先把被窝烘暖……

那是一个极其幸福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我们的国土仍旧处于和平安宁之中，它拥有各式各样的蜘蛛，各式各样的尘

三角帽

土,各式各样的飞蛾,各式各样的社会规矩,各式各样的信仰,各式各样的传统,各式各样的习惯,各式各样的恶俗陋习;这些东西多少个世纪来都被神圣化,至今没受丝毫触动。那是一个再幸福不过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人类社会分成各式各样的阶级,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感情和爱好,各式各样的风俗。那是一个最幸福的时代……我认为对于诗人尤其如此,在任何一个角落后面,他们都可以发现幕间笑剧、独幕趣剧、喜剧、悲剧、严肃的讽喻短剧或一部史诗,而不是法国大革命最后遗留给我们的那种千篇一律、平铺直叙的散文和生硬无味的现实主义。对,那是一个十二万分幸福的时代,这是千真万确的……

不过,这都是旧话重提。现在老生常谈讲得够多了,弯子绕得也够远了,应该立即打住,回过头来书归正传,讲我们《三角帽》的故事了。

第三章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就是在那个时代，某城附近，有一家遐迩闻名的磨坊（这家磨坊如今已不存在了），它坐落在离城差不多四分之一莱瓜^①的地方，在一个长满樱桃树（其中有不少欧洲酸樱桃）的平缓的小山坡下和一块肥沃的菜园之间。有条湍急的河流从这儿经过，波涛汹涌地奔向远方，它有时使菜园变成堤岸，有时又使它变成河床。

某一段时间以来，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那家磨坊已成了城里显贵们散步时最爱落脚和休息的地方……首先，该城有一条宽阔的大车道通向磨坊，它比周围其他的道路都便于行走；第二，磨坊前面有一块石铺的空地，上面覆盖着一大架葡萄，随着葡萄藤枝繁叶茂和枯枝败叶的变化，夏天可以在那儿惬意地乘凉，冬天可以在那儿舒舒服服地晒太阳……第三，磨坊主人是一位令人恭敬、机敏谨慎和彬彬有礼的人。他具有人们称之为做人的美德和天资，且又殷勤好客，总是热情地接待

^① 西班牙里程单位，相当于 5.5 公里。

那些傍晚来他的磨坊聚会、给他带来荣誉的老爷先生们……根据季节的不同，他有时拿出绿蚕豆，有时拿出甜樱桃和酸樱桃，有时拿出没有加调料的鲜莴苣（这种莴苣拌着油炸面包片吃味道美极了，面包片是各位大人老爷吩咐人提前送来的），有时拿出甜瓜，有时顺手从客人们头上的葡萄架上摘下新鲜葡萄，有时端出爆玉米花；如果是冬天，他就献上烤栗子、杏仁和核桃之类；在非常寒冷的黄昏，偶尔他还郑重其事地为客人端上一杯葡萄酒（那已是在房子里靠在炉火边了）；赶上复活节，往往还再加点蜜炸果、猪油饼、螺状蛋糕或一片阿尔普哈拉火腿。

讲到这里，你们也许会打断我，惊奇地喊道：

“磨坊主居然那么富有吗？来磨坊聚谈的客人们竟是那样随随便便、不拘礼节吗？”

“不，不，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的。磨坊主的日子只能说是过得去，那些来聚谈的绅士老爷们也都是些温文尔雅、自命不凡的人。但是，在那个时期，人们要向教会和国家交纳 50 多种名目不同的赋税，为了少冒些风险，像我们讲的聪明伶俐的磨坊主这样的一个乡下人，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讨好议会议员、受俸牧师、修道士、书记官和其他显赫人物。就是由于这个道理，常常有人说，卢卡斯大叔（磨坊主人就叫这个名字）殷勤款待所有来宾，每年都节省下一大笔钱。”

“大人，请您把房子上拆下来的旧门送给我吧！”他对一个人说。

“老爷，”他对另一个人说，“您就说句话，把我的附加税、

商业税或实物收益税减免一些吧！”

“主教大人，请允许我到修道院的菜园里采些桑叶喂蚕吧！”

“阁下，请答应我在某座山上打点柴吧！”

“麻烦您老人家给我写个条子，叫他们让我在某片松林里砍些木材吧！”

“请帮个忙，先生，给我写份免税证吧！”

“今年我交不了人头税啦。”

“我希望把这场官司打赢。”

“今天我打了一个人耳光，我认为他应该坐牢，因为是他挑起争端的。”

“先生，这样东西大概您有多余的吧？”

“老爷，那样东西您还用得着吗？”

“您可以把骡子借给我用用吗？”

“明天上午您的马车有空吗？”

“您看，我可以叫人把您的驴牵来使使吗？……”

卢卡斯大叔的这些老调调时刻都可以听到，而每次他提出这类请求时，总是得到慷慨无私的应允，人人都对他有求必应。

这样一讲，你们就会看出，卢卡斯大叔绝不会走向破产的道路。

第四章

一个女人的外观

城里有地位的人们和纨绔子弟经常在黄昏时分光顾卢卡斯大叔磨坊的最后一个原因,说不定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不管是宗教界人士还是世俗的人,从主教大人到市长先生,都是想到那儿无拘无束地欣赏一下那个出自上帝之手的绝无仅有的最美丽、最秀雅、最令人赞叹的杰作,而当时上帝被霍维利亚诺斯^①和我国的全体亲法学派称之为“至高无上的人”……

这个杰作……名叫弗拉斯基塔太太。

我首先要告诉诸位的是,弗拉斯基塔太太是卢卡斯大叔的合法妻子,是位忠厚老实、品德高尚的女人,这一点,所有来磨坊聚会的名人贵客都清清楚楚。我还要再补充一点,这些人没有一个敢用傲慢而挑逗的眼光去瞅她,更不敢在她身上打什么坏主意。他们都赞美和敬慕她,有时候还向她献献殷勤,说说奉承话(自然,那都是在她丈夫面前);不管是修道士、绅士还是骑士,不管是受俸牧师还是法官,都把她视为给造物主

^① 加斯帕尔·梅尔乔尔·德·霍维利亚诺斯(1744—1811),西班牙政治家和作家,18世纪西班牙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增光的绝代佳丽，也把她视为顽皮的卖弄风情的女妖精，她天真无邪地使那些忧郁的心灵得到欢愉，得到安慰。

“噢，真是天姿国色！”德高望重的大主教多次这样说。

“活像古希腊的雕像！”一位历史学通讯院士、博学多才的律师评论道。

“简直是个活龙活现的夏娃！”方济各会的修道院院长感叹道。

“这女人实在漂亮！”一个军队的上校赞美说。

“她是一条蛇！一条美人鱼！一个魔鬼！”市长补充说。

“可是，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是一个天使，天真纯洁得像个4岁的小姑娘。”最后，当大家吃饱了葡萄和核桃，离开磨坊往他们沉闷单调的家中走去时，都异口同声地这么说。

那个被看作幼稚得像4岁小姑娘似的弗拉斯基塔，实际上已快满30岁了。她将近一米七的个儿，身体壮健而丰满，这也许同她那潇洒的风度有点不太相称。她像一个魁梧的尼俄柏^①，只是没有生过孩子；她像一个海克力斯^②……不过是个女性；她像一位微胖的罗马主妇，这样的女人至今在特拉斯特维雷^③仍可见到。但是，她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那硕大丰满的身躯居然如此灵活、轻盈、敏捷而优雅。倘若按那位院士所说，将她比作一尊雕像，却缺乏端庄和沉静。她可以像芦苇那样弯腰摆动，像风向标那样旋转，像陀螺那样跳跳蹦蹦。她的脸尤

① 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后，生有12个子女。

② 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

③ 意大利地名。

其爱动，因此就更与雕塑无缘，而那五个妩媚的酒窝却使那张脸显得更为动人而富有表情。两个酒窝在一边面颊上，另一个在另一边面颊上，第四个，即最小的一个，长在她那总是挂着微笑的嘴唇左边，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长在她那圆润完美的下巴中央。此外，再加上她那狡黠调皮的噘嘴表情，幽默的挤眉弄眼，几个使她的谈吐更加迷人的头部动作，就使您对那张优雅风趣，秀媚无比，看上去始终是健康而愉悦的脸有一个概念了。

不管是弗拉斯基塔太太还是卢卡斯大叔，他们都不是安达卢西亚人。前者来自纳瓦拉省，后者来自穆尔西亚。卢卡斯大叔 15 岁时流落到本城，在当时那座教堂的前任主教那儿半做侍童，半做仆人。他的保护人打算将他培养成教士，也许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并且预防将来他领不到神职人员的薪俸，便在遗嘱中写明将磨坊送给卢卡斯大叔。不过，主教大人过世时，卢卡斯大叔还只是在教堂打杂，没有成气候，因此他当机立断，脱下教服参加了军队，他觉得走南闯北去冒冒险，比望弥撒和磨面更有兴味。1793 年，他给勇敢的本图拉·卡罗将军当勤务兵，参加了西比利牛斯战役；后又参加了攻战皮尼翁堡的战斗，接下来是长期在北方省服役，直到最后退伍。在埃斯特里亚，他结识了弗拉斯基塔太太，当时她还只是叫弗拉斯基塔。卢卡斯大叔对她一见钟情，同她结为伉俪，把她带回安达卢西亚，找到他的那座磨坊，从此在这个几人欢笑几人愁的艰难尘世上过着安乐幸福的日子。

弗拉斯基塔太太从纳瓦拉省迁到这个荒凉偏僻的地方，

没有接受任何安达卢西亚的习惯，同当地的农村妇女有着天壤之别。她的衣着比当地妇女简朴、随便，但却优雅、大方。她经常洗澡，保持肌肤洁净，并任凭太阳照晒，微风抚弄她那裸露的手臂和脖颈。在某种程度上，她的衣衫同当时的夫人们相仿，同戈雅^①图画中的女人们相仿，同玛丽娅·路易莎王后相仿。她虽不是穿瘦得仅仅迈开半步的裙子，但也是穿仅仅迈开一步的裙子，而且短得要命，使她那双匀称美丽的小腿和小巧玲珑的双脚暴露无遗。她的上衣是马德里式的袒胸圆领，而且领口开得很低，这是因为她同卢卡斯大叔由纳瓦拉省迁居安达卢西亚时路过马德里，曾在那里小住两个月。她的头发高高地梳起，挽成一个冠状发髻，衬托得她那本来就很娇美的脑袋和颈部更为秀丽而别具魅力。她的小巧的耳朵上戴着耳环。她的双手虽说粗硬但却干干净净，纤细的手指上戴满戒指。最后，弗拉斯基塔太太的嗓子有如一件声音广阔深沉、旋律优美动听的乐器，能发出各种各样的语调和声音。她的大笑声欢快得酷似银铃，听起来仿佛是圣礼拜六的钟声。

现在我们该描绘描绘卢卡斯大叔，给他画画像了。

^① 佛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伊·卢西恩特斯(1746—1828)，西班牙画家。

第五章



一个男人的外观和内心

卢卡斯大叔长得奇丑，而且自幼如此，现在已是近 40 岁的人了。不过，话也要说回来，上帝送到这个世界上的像他那般热情而讨人喜欢的人，也是寥寥无几的。卢卡斯大叔生性活泼、聪明，而且幽默，已故的主教当年曾请求他的父母将他交自己照管，因为卢卡斯大叔的父母是真正的牧羊人，而不是灵魂的牧羊人^①。主教去世后，卢卡斯大叔失去依靠，便离开神学院从军。卡罗将军对他异常器重，选他做了自己的贴身传令兵，实际上就是征战军队中的仆人。最后他退了伍，就那么不费吹灰之力地征服了弗拉斯基塔，轻易地占有了她的心，就像当年得到将军的器重和赏识一样。那时这位纳瓦拉女子只有 20 岁，是埃斯特利亚所有小伙子追求的目标，其中有些是相当富有的家庭的子弟。然而，面对那个举止潇洒、言语智巧的卢卡斯，面对那个有一双痴情的猴子般的闪闪发光的小眼睛、嘴边上总是挂着既狡黠又温柔的逗人欢乐的微笑的卢卡斯，

^① 指卢卡斯大叔的父母不是牧师或主教。

面对那个如此勇敢大胆、如此谈吐不凡、如此老练而有卓见、如此聪明伶俐、如此强壮能干、如此风趣幽默的穆尔西亚男子，弗拉斯基塔这个被青年人昼思夜想的美人儿终于神魂颠倒，方寸大乱，不仅她难以自持，就连她的父母也头脑昏沉了。

在那个时候，而且一直到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时期，卢卡斯都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至少同他的妻子相比是如此。此外，他还有点儿驼背，肤色黝黑，只有几根稀疏的胡子，生着个大鼻子，长着双大长耳朵，还有一脸麻坑。不过，他的嘴巴长得倒是周正，两排牙齿也无可挑剔。可以说，卢卡斯大叔外表是粗糙丑陋的，但只要一深入他的内部，马上就会发现他是个处处完美的人。这种完美始于他的牙齿，接下来是他的洪亮、柔和而迷人的嗓音。他的声音刚劲而深沉，但在提出什么请求时，又是那般亲切、甜蜜、令人愉快，让你总是无法推托。而且，那个声音讲出的话都是那么得体，那么慎重，那么精辟、机智而有说服力……最后，卢卡斯大叔的心灵也是非凡的，他有胆有识，为人忠厚，通情达理，平易近人，有强烈的求知欲，对许多事情凭直觉或经验就清楚该怎样处理。不管你有怎样的社会地位，对所有愚昧无知或狂妄自大的人，他一概十二分地看不起。他还有点讽刺、揶揄、奚落人的本领，因此在院士的眼里，他可说是个未经琢磨的土堂佛朗西斯科·德·克维多。^①

这便是卢卡斯大叔的外观和内心。

^① 佛朗西斯科·戈麦斯·德·克维多—维列加斯(1580—1645)，西班牙诗人，“黄金世纪”时期的讽刺大家。作为语言大师，在西班牙文学中无出其右。

第六章

夫妇俩的才智

如上所述，弗拉斯基塔太太发疯地爱着卢卡斯大叔。她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因为卢卡斯大叔投桃报李，也在热烈地爱恋着她。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没有孩子，只是无微不至地互相体贴和关心。可是，尽管他们彼此倾慕，情深似海，却没有几乎所有无子女的夫妻们那种如胶似漆，情意缠绵，卿卿我我，互相恭维讨好的表现。相反，他们只是坦诚相待，欢欢乐乐地在一起过日子，生活中只有笑语，没有纠纷和敌视，那股相互信任劲儿，恰如那些在一起游戏和玩耍的亲密无间、天真纯洁的小孩子。他们一切无拘无束，全心全意地相爱，但是从来不互相表白，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存在的是这样一种感情。

无可置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磨坊主人能像卢卡斯大叔那样发式整洁，衣着讲究，饮食丰盛，在优裕的家庭中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同样无可置疑，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个磨坊女主人，甚至一个王后，能像弗拉斯基塔太太那样受到关心、敬重、体贴和称颂。不用说，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个磨坊

能像卢卡斯夫妻的磨坊拥有那么多必要的、有益的、愉快的、娱乐性的，甚至是多余的东西，就像现在它要充当我们下面所讲的整个故事的舞台那样。

此种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弗拉斯基塔太太。这位漂亮、文雅、会料理家务、结实而健康的纳瓦拉女子，懂得、爱好而且可说精通炒炒煎煎、裁裁剪剪，刺绣是一把好手，洒扫庭院更是干净利落，她还会做甜食，洗衣服，熨衣服，粉刷房屋，擦拭钢制炊具，和面烤面包，打毛衣，纺线织布，唱歌跳舞，弹奏吉他，打响板，玩纸牌，抓四 K^①，以及其他各种各样、许许多多讲也讲不完的事情。从另一个方面讲，他们俩过上这般的幸福日子，卢卡斯大叔的贡献也不亚于弗拉斯基塔太太。他懂得、爱好而且可说善于管理磨坊，耕种土地；打猎，捕鱼，做木工，打铁，泥瓦工技术，样样精通；还帮助他的妻子料理各种家务；读书、写字、记账之类，也是他的事情。

这还不包括他在生活享受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一般的才能。

比如说，卢卡斯大叔非常喜欢花草（他的妻子同样喜欢），因此，他成了一个天才的好花匠，经过不厌其烦的研究杂交技术，居然培养出了鲜花新品种。他还是个无师自通的工程师，自己动手设计建设了水坝、虹吸管和渡槽，使磨坊的水力增加了两倍。他还教会了一条狗跳舞，驯服了一条蛇，训练了一只鸚鵡看着卢卡斯大叔在墙上画出一座“太阳钟”用叫声报

① 西班牙的一种牌戏。

时，结果这只鸚鵡就连在阴天和夜晚也能准确无误地报时了。

最后，磨坊旁边还有一个菜园，生产品种齐全的青菜和水果。有个水塘，周围种着香气四溢的茉莉花，夏天卢卡斯大叔和弗拉斯基塔就在那儿沐浴。磨坊主人还有座花园，有个暖房，或者叫温室，里面专门栽种异国的名贵花木；他们还有一口淡水泉，供他们饮水；还有两头母驴，那是夫妻俩进城或者到附近村镇上去时骑的；他们还有一个鸡房，一个鸽房，一个鸟舍，一个鱼塘。他们还养蚕，养蜂，那些蜜蜂在茉莉丛中采花酿蜜；他们还有一个小型压榨房和一个与其配套的小型仓库；还有烤炉、织布机、锻炉、木工房，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安置在一个仅拥有八间房子的宅院里和两法内加^①的土地上，总价值大约一万雷阿尔^②。

① 西班牙地积单位，各地不等，有的地区（例如卡斯蒂利亚）约合 64 公亩。

② 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某些国家用的辅币名，有银质和镍质两种，币值因时代的变迁和地区不同而各异。

第七章



幸福的真谛

不错，磨坊男主人和磨坊女主人在狂热地相爱着，而且人们还认为，尽管卢卡斯大叔长得奇丑，弗拉斯基塔太太长得格外标致，后者爱卢卡斯大叔比卢卡斯大叔爱她更甚。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有时卢卡斯大叔进城或到村镇上收粮食回来得很晚，弗拉斯基塔太太就往往起疑心，要求他把耽搁的原因一五一十地讲清楚。可卢卡斯大叔却不这样，他看到那些老爷先生们常常来磨坊，对弗拉斯基塔太太特别关注和殷勤，心中十分高兴。所有的男人都跟他一样喜欢他的妻子，他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开心。尽管他清楚有些绅士大人在内心里嫉妒他，对待弗拉斯基塔像一般人一样馋涎欲滴，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希望她变成一个不那么正经的女人，但是他仍旧毫不担心地让她整天一个人呆在家里，而且回家后从来不问她在他外出时她干了些什么，以及谁来过他的家……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卢卡斯大叔的爱情没有弗拉斯基塔太太强烈，而是因为他比她更相信配偶的品德和贞节。这也就表明，卢卡斯大叔比她有更敏锐的洞察力，他明白妻子爱

三角帽

他爱到何等地步，她又是怎样地自尊自爱。更主要的还在于，卢卡斯大叔是一个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男子汉大丈夫，正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男子汉大丈夫一样，虽然感情不丰富，但却忠贞不渝，不是那种疑神疑鬼的伪君子。他是一个要么相信对方，不然就自己死去，要么去矢志不移地爱，不然就把对方杀死的男人。他不容许在幸福的巅峰和幸福的毁灭之间存在任何阶梯和过渡。

总之，这是一个穿着麻鞋、戴着呢帽的穆尔西亚的奥赛罗，他在可能酿成的一出悲剧的第一幕中就要登台表演……

但是，在这支如此愉快的歌曲中，干吗加了些这么凄楚悲哀的音调？在这一如此宁静的气氛中，何以点出了这种不祥的闪电到来的预兆？在这样一幅美丽的风俗画上，何必配上这种伤感的色调？

亲爱的读者，我是话出有因，不过你们马上就会知道。

第八章

戴三角帽的人

那是 10 月的一天下午 2 点钟。

教堂的钟声当当地响了起来，催促人们去做祈祷，换句话说，城里的所有要人都已经用过午餐了。

教士们走向唱诗班主持弥撒，俗人们走进卧室睡午觉，特别是那些坐办公室的人，比如政府当局人士，他们已经忙碌了整整一个上午了。

可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是，就在这个赤日炎炎而特别不适宜散步的时刻，本城尊贵的市长大人却徒步走出了城门，后面只跟着一个法警。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人们绝不会把他认错。这不仅由于他头戴一顶硕大无比的三角帽，身披一件鲜艳的胭脂红斗篷，而且还因为他那滑稽可笑的仪表特别引人注目。

关于大红斗篷和三角帽之事，至今还有许多在世的老人对它们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我们这些人，还有所有在堂费尔南多七世统治后期出生在本城的人，都还清晰地记得看见过那两件过时的衣物用一颗钉子挂在这位阁下住宅的摇摇

三角帽

欲坠的钟楼一面断墙上。当时那座钟楼已是供孩童们玩耍的地方，那两样东西是它唯一的装饰。黑色的三角帽在上边，大红斗篷在下边，看上去像是专制主义的幽灵，像是市长的裹尸布，像是一幅重温市长权势的漫画。如同许多其他漫画一样，这幅漫画也是我们这些 1837 年聚集在该城的立宪主义的孩子用黑炭和红赭石描画的。归根结底一句话，那是一个吓鸟的稻草人，可在早先的另一个时代，却是吓人的东西。至今我想起当年自己曾参与嘲弄这两样东西还有些后怕，那时，在谢肉节的日子，我们用长把扫帚高高地举着大红斗篷在那座历史名城游行，或让扮演傻瓜的人用来做可笑的化妆衣服，逗得民众们笑得前仰后合……可悲的权势的象征，竟落到这步天地！那时我们就是这样对待今天在我们的故事里重新提及的胭脂红斗篷和三角帽的！

至于上述的市长先生的滑稽仪表，据说他是个驼背……比卢卡斯大叔还驼得厉害……，讲得干脆点儿，差不多是个罗锅。他的身材不及中等，病病恹恹，身体瘦弱，两条罗圈腿走路来姿势十分奇特，左摇右晃，前走走，后倒倒，我们只能用一句荒唐的话来描写他：双腿瘸子。相反，传说尽管由于他的牙齿全部掉光，脸上的皱纹已相当多，但他的脸庞还算周正。像所有世世代代生在卡斯蒂利亚的人一样，他的皮肤黑中透绿。他有一双昏暗的大眼睛，闪烁着怒气、专横和淫荡的光芒。他那清秀而顽皮的五官，半点儿表现不出他有什么勇敢，但却显示他无所不为的狡猾神情。他那半是贵族半是色狼的颇为自鸣得意的外观，表明那个人在他遥远的青年时代，还很讨人喜

欢,受到女人们的青睐,虽说他既是罗圈腿,又是罗锅。

堂欧亨尼奥·德·苏尼加·伊·庞塞·德·莱昂(这就是市长阁下的名字),出生在马德里的一家名门。他现在年近55岁,在我们所讲的这座城市里当市长已经4年了。他到该城不久,就同一位大家闺秀结为伉俪。关于这位夫人,下边我们还要详细介绍。

堂欧亨尼奥的袜子——在宽大的斗篷遮盖下,除了鞋子之外,这是他衣着唯一露在外面的部分——是白色的,鞋子是黑色的,嵌着金带扣。但在野外走了一会儿之后,他热得受不了了,只好把斗篷解下来。那时,你便会看到他系着细亚麻布的大领带,穿着斑鸠鸟色的紧袖半长哗叽外套,上面绣着漂亮的绿色凸花,下身是一条黑绸子短裤。上装礼服的布料跟紧袖半长外套是一样的。他佩着一把钢制护手的剑,拄着一条带流苏的手杖,手里还握着一副大手套。这手套或许是稻草色羚羊皮的,他只是拿在手里,从来没戴过,其用意是来显示自己的权势,仿佛那是权杖一般。

法警跟在市长后边,跟他拉开20步远的距离。他的名字叫“貂鼠”,这个名字对他实在再恰当不过了。他身材瘦小,敏捷灵活得惊人。他一面走,一面左右前后地朝四面八方张望。他的脖子很长,一张令人厌恶的小脸,两只手有如对犯人施刑的皮鞭,整体看起来,他像个追踪罪犯的侦探,他既有捆绑罪犯的绳子,也有惩罚他们的刑具。

第一个遇到他的市长,只看了他一眼,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就对他说道:“你将成为我地地道道的法警。”至今他已跟四个

市长干过这差事了。

“貂鼠”48岁，戴一顶比他的主人小得多的三角帽（我们再说一遍，市长的三角帽是硕大无比的），全身的衣着，包括袜子、斗篷和其他衣衫都是黑色的。他的手杖上没有流苏，身上没有佩剑，拿的是一柄烤肉的铁叉子。

那个穿一身黑衣服的奇形怪状的人，酷似他衣着艳丽夺目的主人的影子。

第九章

驾！驾！喔！^①

不管市长这位大人物和他的贴身保镖从哪儿走过，农夫们都会停下手中的活计，脱帽向他躬身致敬。实际上，那与其说是恭敬，倒不如说是恐惧。这之后，他们便窃窃私语起来：

“今天下午这么早市长先生就去看弗拉斯基塔太太啦！”

“不光这么早……还是一个人哪！”几个人附和道，平时他们都是看到市长由几个人陪着出来到磨坊女主人家去的。

“喂，曼努埃尔，为什么今天下午市长独身一人拜访纳瓦拉女人呀？”一位骑驴的村妇问她赶驴的丈夫。而且，她一边讥讽地这样问着，一边还在丈夫的脊背上捅了一下儿。

“你不要往歪处想，何塞法！”那位忠厚老实的汉子叫道。“弗拉斯基塔太太不会干那种事……”

“我也是这么说……可并不能说因为她正经，市长就不会爱上她……我听说，在所有到磨坊去聚会欢乐的人中，只有这个马德里的色狼是居心不良的……”

① 赶牲口的吆喝声。

“你凭什么说他是色狼呢？”

“我说这话，并不是因为他对我有什么……别看他是市长，见了我他只好躲得远远的，不敢耍流气，否则我就让他知道我的厉害！”

说这话的人，是个丑得不能再丑的女人。

“随他们去吧，亲爱的！”那个叫曼努埃尔的男人说。“我看卢卡斯大叔不会容忍妻子干不正经的事……他可是个有脾气的人，一旦发起火来，那还了得！”

“不过，看来卢卡斯大叔还是忍下啦……”何塞法又撇撇嘴说。

“卢卡斯大叔是个正派人。……”农夫反驳道。“对正派人来说，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那好，还是你说得有理，就随他们去吧！如果我是弗拉斯基塔太太，哼！……”

“驾！驾！喔！”丈夫高声吆喝了一声毛驴，便改变了话题。

母驴放开步子小跑起来。随后他们又谈了些什么，路人就听不到了。

第十章



葡萄架上的对话

在这些向市长先生鞠躬施礼的农夫们轻声议论的同时，弗拉斯基塔正在细心地洒扫磨坊门前的石铺庭院，并将五六把椅子放在枝繁叶茂的葡萄架下。卢卡斯大叔则爬到葡萄架高处把一串串最好的葡萄剪下来，巧妙艺术地摆在一个篮子里。

“说真的，弗拉斯基塔，”卢卡斯大叔从高高的葡萄架上说，“市长先生可是在打着坏主意爱你哪……”

“这事我早就对你讲过了，”那个西班牙北方的女人回答说。“不过，让他去折磨自己吧！小心，卢卡斯，你可不要摔下来！”

“放心吧，我抓得很结实……他非常喜欢你……”

“得啦，别再唠叨啦！”妻子打断了卢卡斯大叔的话。“谁喜欢我，谁不喜欢我，我自己心里清清楚楚。但愿我也同样清楚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啊唷！这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丑……”卢卡斯大叔回答说。

“喂，你可听好了……别看我长得丑，别的也不怎么样，可

我还是能爬到葡萄架上，叫你头朝下栽到地上！……”

“大概我要收拾你会更不费吹灰之力，你若是爬上来，我不把你活活吃掉才怪哩！……”

“这话不假！……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如果来了我更多的追求者看到我们俩在葡萄架上，说不定会把我们当成一只公猴子和一只母猴子哩！……”

“那么他们可是说对了，你的确是一只母猴子，而且生得非常漂亮；我有这个驼背，也正像一只公猴子……”

“我就是喜欢这个驼背……”

“那么你就更喜欢市长的驼背了，要知道他驼得比我更厉害……”

“行啦！行啦！卢卡斯先生！……你别吃醋吃得那么厉害啦！……”

“我吃这个下贱的老骗子手的醋？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倒十分喜欢他爱你！……”

“这是为什么？”

“因为一切罪恶都注定要受到惩罚。你压根没必要去爱他，我才是这个城市的真正市长。”

“你可真是爱虚荣的主儿！你该好好想想，说不定哪会儿我会爱上他哩！偌大的世界，什么怪事都会出来的！”

“我可不太担心……”

“为什么？”

“因为到那时，你就不再是现在的你了，也就不是我现在心目中的你了。既然如此，就是魔鬼把你带走，又与我有何干

系?!”

“那么我问你，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你将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 我哪里会知道呢? ……因为到那时，我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已经不是现在的我了，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想……”

“为什么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呢?”弗拉斯基塔太太勇敢地追问道。她停止了打扫，双手叉腰，仰望着葡萄架。

卢卡斯大叔搔了搔脑袋，像是要从那儿抠出某种很深的想法来。过了半天，他终于以比平时更为严肃而阴沉的神色说：

“到那时我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是因为我现在像信任自己一样信任你，而且我的整个生命都寄托在这一信任之中。因此，一旦我对你失去信任，那等待我的就只有两种后果：默默地死去或者变成另外一个人。我的生活将变成另外一种样子，我觉得自己像是刚刚从娘肚子里生下来一样，我将有另外的一副心肠，到那时，我不知道自己会怎样对待你……我可能会哈哈大笑一阵，转身离你而去……也可能认都不认识你……还可能……不过，啊呀！我们何必毫无必要地谈这些让人扫兴的事呢？即便全世界的市长都爱你，对我们又有什么了不起？难道说你不是我的弗拉斯基塔吗？”

“这还用说，你这个没教养的粗汉，我当然是属于你的，”纳瓦拉女人捧腹大笑着回答说。“我是你的弗拉斯基塔，你是我心爱的卢卡斯，比妖怪还丑，比所有的人都聪明，比所有的人都善良，比所有的人都可爱……啊，当你从葡萄架上下下来

时，你就会明白我是怎样在真正地爱着你了。你要准备好吃我的耳光，要准备好挨我掐你，拧你。我打你、掐你、拧你的次数比你的头发还要多。噢！别说话！我看见什么啦？市长先生从那边走来啦，而且就他单独一个人……来得这么早！……这个家伙肯定有什么企图……看来，你刚才讲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那么你要忍着点儿，不要告诉他我在葡萄架上。这个鬼东西是想来找你单独谈谈，表白他的爱慕之情的，他以为我正在睡午觉哩！……我想听听他对你说些什么，这倒是挺好玩的。”

卢卡斯大叔一边这么说着，一边把篮子递给了他的妻子。

“这个主意不错！”弗拉斯基塔叫道，又哈哈大笑了一阵。“这个马德里魔鬼！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难道他以为他在我面前也是什么市长吗？噢，他到这儿来了……真的，身后不远的地方正跟着貂鼠呢！这会儿他在树荫下的水沟旁坐下来了……真荒唐！你在葡萄藤间藏好吧，我们要比你想的还要笑得痛快……”

说罢这番话，美丽的纳瓦拉女人便哼起了方丹戈舞曲^①；她对这舞曲已是如此的熟悉，就仿佛那是她故乡的歌曲一般。

^① 西班牙的一种古典舞曲，流行于安达卢西亚地区。

第十一章

潘普洛纳^①的炮轰

“上帝保佑你，弗拉斯基塔……”市长出现在葡萄架下，一边蹑手蹑脚地往前走，一边悄声说。

“您真是个好心肠慈悲的人，市长先生！”弗拉斯基塔以自然的声调回答，并连连向他鞠躬行礼。“您今天这个时候就来这儿啦！天气这么热！噢，那就请阁下坐吧！……这儿凉快点儿。阁下怎么没有等别的先生们一块来呢？我座位都为他们准备好了。……今天下午我们恭候主教大人亲自大驾光临，他答应我的卢卡斯来尝尝今年第一次摘下的新葡萄哩！您的日子过得怎样，阁下？您的夫人好吗？”

市长显得六神无主。弗拉斯基塔一个人呆在葡萄架下，这是他久已渴望的，那对他仿佛是一个梦，但又像是与他作对的命运之神设下的一个圈套，让他堕入幻想破灭的深渊。

“时间不像你说得那么早……大概已3点半了吧……”他只是这样回答了一句。

① 西班牙纳瓦拉省省会，曾屡遭摩尔人和法兰克人的侵扰。

此时鸚鵡尖叫了一声。

“现在是两点一刻，”纳瓦拉女人说，两眼仔细地打量着那个马德里人。

市长有如一个在法庭上被宣布判刑而放弃自我辩护的犯人，不说话了。

“卢卡斯呢？他在睡觉吧？”过了一会儿，他才问道。

我们在这应该提醒一下，市长和所有掉光了牙齿的人一样，讲起话来漏风，发出啞啞的声音，仿佛在啃咬自己的嘴唇。

“肯定是的！”弗拉斯基塔太太回答说。“每天到了这个时间，他碰到哪儿就在哪儿睡，即使在悬崖峭壁边缘上都不在乎。”

“噢，你看看……那就让他睡好啦！……”老市长高声喊道，脸色变得更加苍白。“那么你，我亲爱的弗拉斯基塔，请你听我说……，喂……，你过来……坐到这儿来，坐到我的身边！……我有许多事情要对你讲哪……”

“我已经坐下啦！”磨坊女主人回答说，并且顺手拉过一把矮椅子，放在市长的面前，离她坐的椅子很近。

市长一坐下，弗拉斯基塔就把一条腿搭到另一条腿上，将身子向前倾着，一只胳膊肘支撑在大腿上，手掌托着她那张丰润娇美的面庞。就这样，她微微歪着头，双唇挂着微笑，露出五个活动的酒窝，用沉静的双目盯着市长，等待着这位阁下的表白。那真可谓是潘普洛纳等待炮轰一样。

那个可怜的男人要开口讲话了，但面对那位有落雁沉鱼之美的女子，他早已心摇神荡，一时不知从何说起。那女人的

妩媚闪耀着光彩，那女人的丰腴魁梧的身躯气度不俗，那女人的皮肤光洁细嫩，那女人的肌肉饱含雍容华贵的风韵，那女人的嘴巴洁净而带笑意，那女人的眼睛湛蓝而神秘莫测。哦，天哪，她简直像鲁本斯^①笔下创作出来的美女。

“弗拉斯基塔！……”那位王权的代表终于有气无力地喃喃说道，与此同时，他那张挂满汗珠的憔悴的脸在驼背上显得特别醒目，露出无比焦急的神情，“弗拉斯基塔！……”

“对啦，我是叫这个名字！”比利牛斯半岛的女儿说，“怎么啦？”

“你求我的事……”老东西无限深情地说道。

“我求您的事……”磨坊女主人说道，“您已经知道啦。我希望您任命我在埃斯特利亚干事的侄子为市政府秘书……让他离开那些山区，他在那儿日子过得很艰苦……”

“我已对你说过了，弗拉斯基塔，这事我办不到。现任的秘书……”

“现任的秘书是个贼，是个酒鬼，是个畜生！”

“这我清楚……不过，那些终身的市政会议成员都是他有力的靠山，而没有市政会议的同意，我不能任命另外的人做秘书。否则，我就会冒风险……”

“您张口闭口‘我冒风险！’……‘我冒风险！’……那么难道我们一家，甚至连猫在内，不是也为您阁下冒各种风险吗？”

“那么你是想以此为代价来爱我吗？”市长结结巴巴地说。

^① 鲁本斯(1577—1640)，中世纪佛兰德大公国著名画家。在巴洛克艺术宏伟、壮观、雄浑、富丽的多种风格中，他的绘画是其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不，大人，我爱阁下是不讲代价的。”

“喂，请你不要称呼我什么大人阁下的。你就跟我以‘您’相称，或者随便叫我什么吧……那么说你会喜欢我了？请告诉我。”

“我不是已经说过我喜欢您了吗？”

“但是……”

“什么‘但是’不‘但是’的。您会看到我侄子是多么的漂亮和忠诚老实！”

“你才是真漂亮呢，弗拉斯基塔！……”

“您喜欢我？”

“哪里话！当然喜欢啦！……世界上没有比你更标致的女人啦！”

“那么您来瞧瞧！……您这话可是实在话，没有半点掺假……”弗拉斯基塔回答说，同时将她紧身上衣的袖子挽起来，将整个手臂展现在市长眼前。那手臂完美得不亚于女雕像，洁白得胜似百合花。

“我从内心里喜欢你！……”市长继续说道。“白天，黑夜，时时刻刻，不论在什么地方，我都是想着你！……”

“这么说，您是不喜欢市长夫人了？”弗拉斯基塔太太问道，那副假装出的同情神态连忧郁症患者都能逗笑。“实在令人遗憾！我的卢卡斯去为您修卧室的钟表时有幸见到过她，还跟她讲了话。他说她非常漂亮，非常贤惠，待人十分亲热。”

“过奖了！过奖了！”市长低声咕哝道，语气中透出某种苦涩。

“相反，别人却跟卢卡斯说的不一样，”磨坊女主人接着讲下去。“他们说她脾气很不好，并且特别爱吃醋，您见到她比见到棍子还心惊肉跳，吓得浑身发抖……”

“你这话言过其实了！……”堂欧亨尼奥·德·苏尼加·伊·庞塞·德·莱昂辩解道，羞得满脸绯红。“没有那么严重！夫人确实有些怪癖，但说我见了她吓得发抖，这就太离谱儿了。不要忘记，我是市长呀！……”

“那么，我要您给我讲清楚，您到底爱她还是不爱她呀？”

“我就告诉你……我非常爱她……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我在认识你以前是爱她的。但是，自从见到你以后，我不知道怎么啦，连她都觉得我有些变啦……只要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啦，如今……我捧着我妻子的脸时的感觉，就跟捧着我自己的脸一样……你瞧，我不再喜欢她啦，对她没有感情啦……然而，为了握到我眼前的这只手，抓到这只胳膊，抚摩这个脸蛋，搂到这条纤腰，我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市长一边这么说着，一边就想去抓住弗拉斯基塔太太擦着他的眼皮晃来晃去的赤裸裸的胳膊。但是，弗拉斯基塔太太大大方方地把手臂一伸，恰好插在了市长阁下的胸口上，就像一只不慌不忙、僵直有力的不可抵御的大象鼻子那样，一下子把他连人带椅子掀翻在地上。

“啊呀，我的妈呀！”纳瓦拉女人忍不住地哈哈大笑惊叫起来。“看来这把椅子是坏啦……”

“出了什么事？”这时卢卡斯大叔从葡萄藤间伸出那张丑八怪的脸来，也惊叫了一声。

市长还仰面朝天躺在地上，他带着难以描述的恐怖神情望着那个在空中俯身出现的男人。

那情景真可说市长阁下是一个魔鬼，但这个魔鬼不是为圣米格尔^①所击败，而是被地狱中的另一个妖魔所战胜。

“没出什么事！”弗拉斯基塔太太赶忙回答说，“市长的椅子放空啦！他想摇晃一下，跌倒啦……！”

“耶稣、马利亚、圣何塞呀！”磨坊主人高喊道，“阁下您伤着了没有？要不要给您弄点水和醋来？”

“不要紧，一点没事儿，”市长说，一边挣扎着爬了起来。

接着，他又用很低但却让弗拉斯基塔太太听得到的声音说：

“等着瞧，我饶不了你！”

“阁下没摔着，倒是救了我一命，”卢卡斯大叔说，他仍旧呆在葡萄架上。“你看，弗拉斯基塔，我坐在这儿观赏葡萄，不想在一片棍棒架着的葡萄藤上睡着了，这儿的缝隙足够把我漏下去……所以，如果不是市长阁下摔倒及时惊醒了我，今儿个下午我准会栽到地上摔个头破血流了。”

“的确如此……对吗？”市长回答道。“那么，我说卢卡斯，我感到很高兴……我告诉你，这样跌了一交我真高兴！”

“等着瞧，我饶不了你！”他马上又轻声对磨坊女主人说。

市长讲这句话时是那般的怒不可遏，以致弗拉斯基塔太太的脸色也阴沉下来。

① 基督教传说中的天使长。

她看得一清二楚，市长开头很害怕，因为他以为磨坊主人听到了这一切。然而，当他确信他什么也没有听到的时候（卢卡斯大叔的沉着冷静和不动声色骗过了那个最狡猾的家伙），他便怒火中烧了，并且马上打起了报复的算盘。

“我说，你快下来吧！帮帮我把市长大人的衣服扫干净，看他浑身都沾满了土，”磨坊女主人高声催促着。

趁卢卡斯大叔从葡萄架上爬下来的时候，弗拉斯基塔太太一边用围裙为市长掸着半长外套上的尘土，一边贴着他的耳朵悄悄说：

“这个可怜虫什么也没听到……他睡得像只死猪……”

磨坊女主人低声说这句话时，戏演得是那样的惟妙惟肖，仿佛她是市长的同谋和知音，以致取得了神奇的效果。

“害人精！鬼东西！”堂欧亨尼奥·德·苏尼加含糊不清地咕哝道，此时他口中已馋涎欲滴，但还是有些不高兴……

“阁下还生我的气吗？”纳瓦拉女人谄媚地问道。

市长看到自己板起脸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便打算对弗拉斯基塔太太怒目而视。但不承望他看到的却是令人动情的微笑和一双美妙的眼睛，那双眼睛里闪烁着恳求而温柔的光芒，以致使他的怒气顿时烟消云散，完全软了下来。于是，他以百般殷勤的语调发着吱噜吱噜的声响（这时比任何时候都暴露得更清楚，他的牙全部掉光了）对她说：

“一切都看你的了，我的心肝！”

也就在这个时候，卢卡斯大叔从葡萄架上下来了。

第十二章

什一税和实物税

待到市长在椅子上重新坐定，磨坊女主人便飞快地向丈夫扫了一眼，她看到他虽然像平常那样镇定自若，但是目睹刚才的场面，他也是险些憋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她趁堂欧亨尼奥没有注意，急速地同丈夫交换了一个飞吻，最后她以连公元前的著名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都羡慕的美人鱼般的声音对市长说道：

“现在阁下该来品尝品尝我的葡萄了！”

那时，我们看到有羞花闭月之貌的纳瓦拉女人（假如我有中世纪意大利杰出的画家蒂西亚诺之笔，我就来这样描绘她）站在神魂颠倒的市长面前，肌肉丰润，气质尊贵，性感诱人。她那线条绝妙的身躯上，裹着紧身衣衫，高高的个头儿，两只赤裸的手臂举在脑袋上方。她每只手里拿着一串透明的葡萄，含着醉人的微笑，以稍显恐惧的恳求目光对市长说：

“这是今年头一次采摘的葡萄……连主教大人都还没有尝过呢……”

她像一个高大的波莫娜^①，正在把水果献给森林之神，也就是萨蒂罗^②。

这时候，在石铺空地的尽头出现了可敬的教区主教大人的身影，他由院士衔律师和两位上年纪的教士陪伴，后面还跟着他的一位秘书、两位仆役和两个侍童。

主教大人停住脚步欣赏了一会儿那个如此滑稽、如此美妙的场面，最后才以当时高级神职人员特有的徐缓平静的语调说：

“基督教教义第五条教导我们，必须向上帝的教堂交什一税和实物税，可是你，市长先生，不仅要经管什一税，还企图侵吞实物税。”

“是主教大人！”磨坊主人夫妇同声惊叫起来，他们抛下市长，跑过去吻主教的戒指。

“您大驾光临寒舍，愿上帝报答您！”卢卡斯大叔一边毕恭毕敬地先吻着主教大人的手，一边说道。

“您心灵是多么的崇高呀，我的主教大人！”弗拉斯基塔太太高声叫道，接着也吻了他的戒指。“上帝祝福您！愿上帝为我而保佑您长寿，比我的卢卡斯还要长寿！”

“既然你已为我祝福，而不是要求我为你祝福，我不知道我对你还有什么用途，”仁慈的主教笑吟吟地回答说。

说罢，主教就伸出两个手指为弗拉斯基塔太太祝福，随后又为其他在场的人祝福。

① 罗马神话中的果树女神。

② 也出自罗马神话，半人半羊，面貌奇丑。

“主教阁下，我来交实物税吧！”市长从磨坊女主人手中提起一串葡萄，恭恭敬敬地献给主教大人，“我自己可还没有尝哩……”

市长这样说着，顺便厚颜无耻地朝俏丽迷人的磨坊女主人飞快瞟了一眼。

“这倒不是因为像寓言故事里说的那样葡萄还没有成熟！”院士衔律师发表见解道。

“律师先生，寓言故事里讲的葡萄不是没有成熟，而是狐狸没够到，”主教说道。

大概，不管是主教阁下还是院士衔律师在此均无影射市长之意，但两个人的话都和刚才发生的事情恰恰偶合，以致堂欧亨尼奥·德·苏尼加气得脸色紫一阵白一阵，一边吻着主教的手一边说道：

“你们居然把我称作狐狸，这实在岂有此理，主教大人！”

“狐狸这个词可是你自己加到自己头上的！”主教以圣人的既温和又严肃的态度反驳道，据说他的确是个圣人。“我不要求你向我道歉，但你应该有自知之明，是你自己误解了。这也并不奇怪，什么人就会讲出什么话来。我看我说得已经够多了，不需要再开导你了，或者说，我们不需要再用拉丁文讲话了，我们还是来看看这些漂亮的葡萄吧。”

主教只从市长递过来的葡萄串上摘下一颗葡萄。

“真是好极啦！”主教对着光亮欣赏着那颗葡萄高声说道，随即便把它递给了他的秘书。“可惜我没有福气吃它。”

秘书也把那葡萄欣赏了一阵，礼貌地露出赞叹的神态，尔

后把它转交给仆役。

仆役重复了一遍主教的动作和秘书的神态，甚至放肆地把它放到鼻子上闻了闻……之后就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篮子里，并且低声地向周围的人说：

“主教大人正在斋戒……”

卢卡斯大叔一直用眼睛盯着那颗葡萄在几个人的手里传递着，此时他装得没事儿似的悄悄把它拿起来塞进嘴里，没有一个人发现。

这之后，大家坐了下来，谈起了秋日的天气：虽然可尔多那左风^①已过，气候依旧是那么干燥；他们探讨了拿破仑和奥地利之间再次交战的可能性；他们坚持认为，法兰西帝国的军队绝不会入侵西班牙国土；律师对那个时代的动荡不安和连年灾患表示不满，十分羡慕他父母所处的安居乐业的时代（正像他的父母羡慕他的祖父母所处的时代一样）。到鸚鵡叫过5点钟时，主教打了个手势，那个年纪较小的侍童便回到主教的马车上（市长的法警也呆在那儿），提来一个精美的香酥蛋糕，它还盖着一层奶油，上面还洒了盐，刚刚出炉一个小时。蛋糕放在一张小桌子上，大家围在四周。切开之后，每人都有一份。尽管卢卡斯大叔和弗拉斯基塔一再推辞，最后也只好接受。落日的余晖从葡萄架的缝隙中透射下来，洒在下面的石铺地上，半个小时中间，那里笼罩着一种真正民主平等的气氛。

① 西班牙一种秋分前后刮的大南风。

第十三章

老鹅飞到了猪身上^①

一个半小时之后，所有参加吃午后点心的贵人们都告别了磨坊主人返城去了。

主教阁下和他的随从由于乘坐马车，比别的人早到了许多，已经进入府邸，那么我们就让他们在那儿祷告吧。

著名的律师(干瘪得要命)和两位教士(粗壮肥胖得令人可爱)陪市长一直走到市政府门口，市长说他要留下来处理公务，于是三个人便分头回家去了。一路上他们像航海家那样只凭星斗辨别方向，或像瞎子那样摸索着绕过街角，因为此时夜幕已完全降临，月亮尚未升起照耀人间，而公共照明设备又和这个世纪的其他光明一样，只是存在于美好的幻想之中。

不过，在某些街道上，也常常看到有提灯和灯笼摇摇晃晃，一闪一闪地飘过。那是恭顺的仆人们在为高贵的老爷照路，后者是去参加惯常的聚会或探亲访友……

几乎在所有低矮的窗户栅栏旁，都可以看到，说得更确切

① 俗语：老鹅飞到猪身上，看到人家黑看不到自己黑，即双方彼此彼此之意。

些，是闻到一个个默不作声的人影。那是些情郎，他们听到脚步声，便暂时停下隔着铁栅栏谈情说爱……

“我们真是些堕落的没头脑的人！”律师和两个教士感叹地这么说，“看到我们这么晚才回去，家里人会怎么想呢？”

“已是晚上7点多了，人们看到我们还在大街上像趁黑暗打劫的强盗似的这么游荡，他们会说些什么呢？”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举止行为改好一点……”

“啊！这话不错……可是，这个该死的磨坊！……”

“我的妻子一提到磨坊就火冒三丈……”院士衔律师说道，语调中露出莫大的恐慌，仿佛一场夫妻争吵已迫在眉睫。

“嗯，我的侄女哩？”一个教士高声喊道，他肯定是个忏悔牧师。“我的侄女说，教士不应该去拜访那些不正经的女人……”

“话虽这么说，”他的同事，那个讲经布道的牧师打断了他，“可磨坊里发生的一切再白璧无瑕不过了……”

“这话就对了！主教大人不是还亲自到那里登门造访吗？”

“再说，先生们，我们已有了这把子年纪！……”忏悔牧师说，“昨天我已满75岁了。”

“当然，事情清清楚楚！”讲经布道的牧师说。“咱们还是换话题吧。今天下午弗拉斯基塔太太是多么的漂亮哟！”

“噢，漂亮……真是漂亮，漂亮极了！”律师说，摆出一副公允的样子。

“非常漂亮……”忏悔牧师吞吞吐吐地重复道。

“哪个不信，”讲经布道的牧师说，“就请他去问问市长

……”

“可怜的市长爱上磨坊女主人了！……”

“一点不假，他堕入情网了！”忏悔牧师提高嗓门说。

“肯定是这样！”通讯院士接上说。“那么，先生们，我要从这儿走了，可以到家快一点……祝你们晚安！”

“晚安！”两个教士回答。

他们默默地往前走了几步。

“这个家伙也喜欢磨坊女主人了！”讲经布道的牧师用胳膊肘捣了一下忏悔牧师，打破沉默说道。

“您看得一点不错！”忏悔牧师回答说，此时他已停在了自己的家门口。“真是一头蠢驴！那么，明天见，朋友！我想您很喜欢那些葡萄，它对您大有好处。”

“明天见！愿上帝保佑您睡一个好觉……”

“愿上帝保佑我们一夜平安！”忏悔牧师祈祷着，他已经迈进了门洞，那里挂着灯笼和圣母像。

他晃着门环叫门。

当街上只剩下另一个教士时（此人身宽大于身高，走起路来像滚球），他便独自不慌不忙地往家中走去。走到家门之前，他对着一面墙干了一件错事，那种事倘若被警察发现，肯定要贴出惩罚他的告示。他在做那件事时，无疑心中在暗暗想着他的教友：

“你也喜欢弗拉斯基塔！……不过，说真话，”过了一会他又补充道，“她的确漂亮，的确漂亮！”

第十四章

貂鼠出的主意

与此同时，市长由貂鼠陪着已经走进了市政府，并且同他在会议大厅里交谈了好一会儿，那股亲热劲儿，同貂鼠的身份和职务实在有点不相称了。

“请您相信，阁下，猎狗是熟悉猎物的！”那位低贱的法警说。“弗拉斯基塔太太在热恋着您哪！您刚才对我讲的一切，使我心中对事情比这盏明灯还清楚……”

他指的是一盏大油灯，这油灯仅照亮大厅的八分之一。

“我不像你那么有信心，貂鼠！”堂欧亨尼奥回答说，无精打采地叹着气。

“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不然我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吧！阁下……我说这话要求您原谅，您是不是觉得自己身上有个缺陷……对吗？”

“你说的一点不错！”市长回答说。“不过这个缺陷卢卡斯大叔也有。他比我驼得还厉害呢！”

“对，比您更厉害！而且厉害得多！简直没法相比！但是，事情还有另一方面（这方面确实很重要），阁下有一张非常好

看的脸蛋……说是一张漂漂亮亮的脸蛋也不过分……而卢卡斯大叔却像个古代的法官或军队中的司务长，脸色难看，丑得要死。”

听了这话，市长不禁有些得意地微微一笑。

“还有，”法警继续说道，“只要为她的侄儿能捞到任命，弗拉斯基塔太太不惜一切代价……”

“你说得这些我都同意。任命她侄儿做秘书此乃我唯一的希望！”

“阁下，那么说干就干吧！我已经把我的计划告诉了您……今天晚上咱们实行就可以啦！”

“我已经对你讲过多次了，我用不着别人给我出主意！”堂欧亨尼奥高叫起来，因为他忽然记起了他是跟一位下属谈话。

“我以为阁下您要我给您出主意哩……”貂鼠嘟嘟哝哝地说。

“不许顶嘴！”

貂鼠给市长敬了个礼。

“那么，你刚才是说，”苏尼加接着说道，态度已缓和下来，“今天晚上就可以把一切办好了？嗯，你看，孩子，我觉得你的主意不错。见鬼去吧！这样我今天晚上马上就可以走出这个残酷的迷宫了！”

貂鼠一言不发。

市长走到写字台前，在一张盖有大印的公文纸上写了几行字，并且盖上他的私人章，随后将它塞进衣袋里。

“弗拉斯基塔太太侄子的委任状写好了！”市长说，同时捏

起鼻烟闻了闻。“明天我去同市政会议成员们协商……要么他们同意批准，要么我给他们最后摊牌。你认为我这样做对吗？”

“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貂鼠眉飞色舞地喊道，一面把爪子悄悄伸进市长的鼻烟盒里捏了一把。“讲得好！讲得好！您的前任也是这般敢作敢为的，有一次……”

“够了，别讲废话啦！”市长说着，狠狠地把那只偷偷摸摸伸过来的手拍了一下。“我的前任要你来做他的法警，他真是畜生！好啦，现在来说正经事吧。你刚才对我说卢卡斯大叔的磨坊在邻村的地界之内，不属于这座小城……你敢肯定吗？”

“绝对可靠！本城的管界只到我今天下午坐在那儿等待阁下的水沟……他妈的！要是我遇到您这种事，哼！……”

“住嘴！”堂欧亨尼奥怒吼道，“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太放肆了！”

市长取过一张八开纸，写了一封便函，折起来将它叠出一个尖儿，把它交给了貂鼠。

“拿去吧，这是你让我给村长写的信。他应该做的一切，你当面口头给他讲清楚。你看，我是完全按你的计划行事的。如果你让我钻进死胡同，我可饶不了你！”

“请放心！”貂鼠回答说，“胡安·洛佩斯胆小如鼠。一看到阁下您的签字，我叫他干什么他就会干什么。不要忘了，他至少还欠皇家仓库一千法内加^①粮食，欠慈善机关仓库也不下

^① 西班牙量谷物单位，因地区不同分别约等于 22.5 升或 55.5 升。

这个数!……拖欠慈善机关谷物可完全是违法的,因为他既不是寡妇,也不是穷苦农夫,怎么能领了麦子不还呢!而且,他还得多还许多。他是一个赌徒,一个醉鬼,一个无赖,整日沉湎于女色,弄的村子里乌烟瘴气,怨声载道……这样的人却掌握着大权!……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个德性!”

“我要你住嘴!你在东拉西扯地分散我的精力!”市长咆哮道,“我们还是来谈正事吧!”随后他改变了语气补充说:“现在是7点一刻……首先你要到我家中去,告诉我夫人不要等我吃晚饭和睡觉,就说今天晚上我要办公到宵禁时刻,然后就跟你一块出去秘密巡逻,看看能不能逮捕几个歹徒……总之,你瞎编一通,巧妙地骗过她,让她放心地上床就寝。顺路你要告诉另一个法警,让他给我送晚饭来……今晚我不敢去见夫人,她对我了如指掌,我心里想什么她一眼就看得出来!告诉厨娘,带几张今天做的蜜油煎蛋饼来。告诉华内特,不要让一个人看到,给我从酒馆里打点白葡萄酒来。做完这些之后,你马上就到村子里去,8点半完全可以赶到。”

“8点整我就赶到啦!”貂鼠抬高嗓门说。

“别给我强嘴!”市长暴跳如雷,他再一次记起了自己的身份。

貂鼠又赶忙敬礼。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堂欧亨尼奥接下去说,重新又变得通情达理。“8点整,你准时到达村子里。从村子到磨坊大概是……我想大概是半莱瓜……”

“没那么远。”

“别打断我！”

法警又是敬礼。

“路不远……”市长继续说道，“因此，10点钟……你认为10点钟可以吗？”

“还可以再早些！9点半阁下便可以放心地去敲磨坊的门了！”

“鬼东西！用不着你来教我该怎么做！……当然，到时你应该在……”

“我要到处巡逻……在我的大本营或那条水沟旁。噢，我刚才忘记告诉您了！……阁下去的时候要步行，而不能打灯笼……”

“真罗嗦，我才用不着你这些提醒呢！你以为我是第一次外出干这种事吗？”

“请原谅，阁下……啊！还有一件事。请阁下不要敲葡萄架下石铺院子的大门，而是敲水沟上边的小门。”

“水沟上边还有另一个门？看看，这倒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

“是的，大人，水沟上边的小门直接通磨坊主人的寝室……，而且卢卡斯大叔从不在那儿出入。所以，即使他突然回家……”

“懂啦！懂啦！别再给我多叨叨啦！”

“最后再嘱咐一句：阁下要设法在黎明前出来，现在6点钟天就大亮了……”

“看看，废话又来了。5点钟我就回到家中了……好啦！我

们谈得够多了……你快滚吧！”

“那么，阁下……我祝您走运！”法警一边大声说着，一边侧身把一只手伸给市长，眼睛望着天花板。

市长往他的手里放了一个比塞塔，貂鼠便一溜烟地跑了。

“天哪！”过了片刻，市长低声咕哝道，“我怎么忘了告诉这个多嘴多舌的家伙拿一副纸牌来呀！用它本来可以消磨一下9点半以前的时间，占卜一下能不能得手呢！……”

第十五章

平淡的告别

那一天,大概是晚上9点钟,卢卡斯大叔和弗拉斯基塔太太便做完了一切磨坊的事情和家务,坐下来用晚餐。晚餐吃的是一大盘凉拌苜蓿菜和西红柿炒肉片,外加一些我们已知道的盛在篮子里的葡萄。他们一边吃,一边饮着葡萄酒,还不时地相互哈哈大笑一阵,嘲弄着市长。晚饭结束之后,夫妻俩亲切地互相注视着,仿佛对上帝、对自己都感到异常的满意。他们连打了几个哈欠,表明他们内心平静,精神安逸,好像是说:

“好啦,我们去睡觉吧,明日又是一天。”

就在这个时候,磨坊的大门被敲得咚咚响了起来,声音非常急促。

丈夫和妻子惊恐地互相望了一眼。

他们是第一次在这么晚的时间听到有人叫门的。

“我出去看看……”勇敢无畏的纳瓦拉女人说着便起身朝石铺院子走去。

“得啦!还是我来吧!”卢卡斯大叔高喊了一声,神情是那般庄严,以致弗拉斯基塔太太只好给他让开路。“我告诉你了,

不要出去！”看到固执的磨坊女主人想跟在他后面，卢卡斯大叔又声色俱厉地补充道。

她服从了，留在了屋子里。

“哪一位？”卢卡斯大叔走到院子中央就这样问道。

“办案的！”门外的声音回答说。

“什么办案的？”

“村子里的警察。开门吧，我是村长派来的！”

卢卡斯大叔把一只眼睛贴近大门上的一个非常隐蔽的窥视孔，借着月光，他认出那是邻村粗鄙的法警。

“你似乎应该说，要给酒鬼法警开门！”磨坊主人说着拉开了门栓。

“随您怎么说好了……”外边的人回答道。“反正我带来了村长阁下的亲笔命令！晚安，卢卡斯大叔……”法警一面走进磨坊的院子，一面补充道。此时他不再那么打官腔，声音又低又粗，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

“上帝保佑你，托纽埃洛！”穆尔西亚人回答说。“让我们来看看，你带来了什么命令……胡安·洛佩斯先生本来应该找个更恰当的时候给忠厚老实人下达命令的。当然，这可能是你的过失。我似乎看到你在沿路的菜园里喝醉啦！要不要再来一杯？”

“不，先生，没有工夫耽搁啦！您得马上跟我走。请看看命令吧！”

“什么，跟您走？”卢卡斯大叔叫道，一边拿过命令走进磨坊。“喂，弗拉斯基塔，拿灯来！”

弗拉斯基塔放下手中拿的东西，端上油灯。

卢卡斯大叔飞快地扫了一眼妻子放下的东西，认出那是大口径銃，或者叫大口径火枪，它能足足装半磅子弹。

那时，磨坊主人向他的妻子投去了一道充满感激和柔情的目光，抚摩着她的脸蛋说道：

“你真了不起！”

弗拉斯基塔太太脸色煞白，但神情镇定，酷似一尊大理石雕像。她用两个手指夹着把油灯举起来，手腕没有一丝抖动。她冷冷地说道：

“哎，念吧！”

命令是这样写的：

为了不折不扣地效忠国王陛下，我通知本地磨坊主人卢卡斯·费尔南多斯在接到此命令之后，马上来见本官，不得有任何辩解和托词。我并且要警告您，此案绝对保密，不得告知任何人。如有违抗，定将受到应有的惩处。

村长 胡安·洛佩斯

打印的命令没有村长的亲笔签字，只是在他的名字处画了一个十字。

“喂，请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卢卡斯大叔问法警，“干吗要下这样的命令？”

“我不清楚……”粗鄙的法警回答说。他大约 30 岁上下，一张奸诈邪恶的脸，看上去活像个盗贼或凶手。他的回答很真

诚,但也令人感到十分可悲。“我想大概是关于调查巫术或假币的事……但事情不会是针对您的……叫您去是做证人或鉴定人。总之,什么事我不清楚……胡安·洛佩斯先生会一五一十地给您解释明白。”

“这自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磨坊主人喊道,“请你告诉村长,我明天早上去。”

“这怎么行呢?不,不能这么办,先生!您必须现在马上就走,一分钟也不能耽搁,这是村长给我的命令。”

片刻的沉默。

弗拉斯基塔太太的眼里燃烧着怒火。

卢卡斯大叔的眼睛却一直盯着地面,好像在寻找什么。

“起码你得给我必要的时间,”最后卢卡斯大叔终于抬起头来高喊道,“让我到马棚里备头毛驴……”

“还骑什么鬼毛驴呀!”法警反驳说,“才半莱瓜路,是个人都能徒步走到。而且,夜色很美,天上有月亮……”

“我看到月亮出来了……但是,我的脚肿得很厉害……”

“嗯,那么咱们就别浪费时间了。我来帮您去备驴子。”

“啊,啊!你是怕我逃跑吧?”

“我什么都不怕,卢卡斯大叔,”托纽埃洛这个黑心肠的家伙冷冰冰地回答说,“我就是法律。”

这样说的时侯,他故意用手扶了扶武器,结果卢卡斯大叔和弗拉斯基塔太太都看到了他藏在披风下的短猎枪。

“噢,托纽埃洛,”磨坊女主人说,“既然你去马棚……执行你的真正使命,那就请再多备一头毛驴。”

“这是为什么？”磨坊主人问。

“我骑。我跟你们一块去。”

“这可不行，弗拉斯基塔太太！”法警反对说。“我只奉命把您丈夫带走，并且决不能让您跟着，别无其他。办好了我能保住饭碗，办不好，我就会完蛋。胡安·洛佩斯先生就是这样警告我的。那么……卢卡斯大叔，我们走吧……”

说罢他便向门口走去。

“这真是太稀奇了！”穆尔西亚人低声说道，站在那儿没有动。

“非常稀奇！”弗拉斯基塔太太附和着。

“这件事……我看是……”卢卡斯大叔继续喃喃自语着，不让托纽埃洛听到他的话。

“你愿意我进城去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市长吗？”纳瓦拉女人对卢卡斯大叔耳语道。

“不！”卢卡斯大叔高声回答，“用不着！”

“那么，你想叫我怎么办呢？”磨坊女主人生气地问。

“看我一眼……”卢卡斯这位老兵说。

夫妻俩默默无言地互相看了一眼。他们对自己你我之间心心相印的冷静、果断和不屈不挠的毅力是如此地满意，以致最后终于相对耸了耸肩膀，脸上泛起了笑意。

随后，卢卡斯大叔又点了一盏油灯，端着朝马棚走去，一边走一边捉弄托纽埃洛：

“喂，你这位英雄好汉！来帮我一把吧！……你本来就是
个热心人呀！”

托纽埃洛嘴里嘟嘟啾啾地哼着小调，跟在卢卡斯大叔身后。

过了几分钟，卢卡斯大叔便骑着一头漂亮的母驴走出了磨坊，法警尾随其后。

夫妻之间的告别仅仅是下面两句话：

“把门关好……”卢卡斯大叔说。

“天凉，把衣服裹好……”弗拉斯基塔太太说，并且顺手锁了大门，还上了栓。

没有再多一声再见，没有接吻，没有拥抱，没有恋恋不舍的凝望。

何必要那样呢？

第十六章

不祥之鸟

我们还是继续讲述卢卡斯大叔的行踪。

卢卡斯大叔骑着一头毛驴，法警用他的权杖跟在后边赶着，他们不知不觉已走出了四分之一莱瓜之遥。这时，他们远远看到路旁高高的山坡上出现了一个巨鸟般的黑影向他们走来。

这个黑影在月光融融中清晰地显现出来，形象十分突出，以致磨坊主人立刻高声喊了起来：

“托纽埃洛，那是貂鼠，看他的三角帽和那两条细长腿！”

但是，在托纽埃洛答话之前，那个黑影显然是要躲开他们。他拔腿离开道路向旷野里跑去，速度之快，的确不亚于一只貂鼠。

“我没有看到什么人……”托纽埃洛若无其事地回答。

“我也没看到什么。”卢卡斯大叔觉察到了托纽埃洛的意图，也便不露声色，装憨卖傻起来。

还在磨坊里时，他便产生了怀疑，如今驼背的卢卡斯大叔为他的疑心找到了根据，心情也便越发沉重起来。

“我这次出门，”他暗想道，“是市长耍的一种情场阴谋。今天下午我在葡萄架上听到的那番谈话表明这个马德里人已是焦急难耐了。毫无疑问，今天晚上他还要回到磨坊去，因此他先得把我支开……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弗拉斯基塔就是弗拉斯基塔，即使有人纵火烧了磨坊，她也不会开门！……我还要说，即便开了门，即便是市长通过某种奸计捉住我那超群出众的纳瓦拉女人，结果也会是让他这只狡猾的老狐狸抱头鼠窜。弗拉斯基塔就是弗拉斯基塔！可话虽这么说，”过了一会儿，卢卡斯大叔转念又想道，“今天晚上我还是尽快回家的好！”

这当儿，卢卡斯大叔和法警已进了村子，径直向村长先生家中走去。

第十七章

一个偏远小村的村长

胡安·洛佩斯先生，不管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作为村长，都是专横、残忍和傲慢无理的化身，对待下属他向来如此。但是，那天晚上，他在处理完公务，办完私事，照例将老婆痛打一顿之后，却让秘书和教堂执事陪他饮一坛酒。当他们喝过一半的时候，磨坊主人便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啊，卢卡斯大叔！”说着他搔了搔脑袋，仿佛要刺激一下灵感，想出骗人的花招来。“您身体好吗？哎，秘书，给卢卡斯大叔倒杯酒！弗拉斯基塔太太怎么样？还是那么漂亮？我好久没见到她了！不过，噢，老兄，这阵子磨坊的生意怎么样？黑麦面做的面包简直跟精白粉面包一样好吃！那么……噢……请坐吧，坐下来休息一下，感谢上帝，我们的事情不急。”

“我更没有什么好急的！”卢卡斯大叔回答说，在这之前，他一直缄默不语。但是，看到村长下达了一道那么可怕而紧迫的命令之后却是这般友善地接待，他越发怀疑事情有鬼了。

“那好，卢卡斯大叔，”村长接着说，“既然您没有什么太急的事，今晚就睡在这儿吧，明天一早咱们再处理一件小事情

……”

“我看这样很好……”卢卡斯大叔讥讽地回答，那种通达事理的风度比起胡安·洛佩斯的外交风度毫不逊色。“既然事情不急……，我就在外面过一夜吧。”

“一来事情不急，二来对您也没有什么凶险，”村长补充道，他被那个他以为受他所骗的人欺骗了。“您可以十二万个放心。哎，托纽埃洛……把那个粮斗搬过来，让卢卡斯大叔坐下。”

“那就……请再来一杯！”磨坊主人一边坐在粮斗上，一边提高嗓门说道。

“好吧，酒来啦！”村长一面说，一面将满满的一大杯葡萄酒递到卢卡斯大叔的手里。

“酒逢知己千杯少……请您先喝一半。”

“好吧，为了您的健康！”胡安·洛佩斯先生说罢一口将酒喝下半杯。

“也为了您的健康……村长先生！”卢卡斯大叔回敬道，说完将剩下的半杯一饮而尽。

“喂，玛努埃拉！”那时，村长高声呼唤道，“请告诉你的女主人，卢卡斯大叔留下来过夜，让她在谷仓里给安排个床铺……”

“嘻！不用，不用，完全用不着！我在草屋里睡得像国王一样香甜。”

“何必客气，我们有现成的床铺呀……”

“这我知道！可是，干吗要打扰你们家里人呀？我有披风

……”

“那就请便吧，先生。玛努埃拉！告诉女主人，不必准备床铺了……”

“我请求您的倒是，”卢卡斯大叔放肆地打了个哈欠继续说道，“让我马上去睡觉。昨晚磨坊里忙得不可开交，我整夜都没有合眼。”

“这好说，”村长神气十足地说，“您随时可以去安歇了。”

“我想我们也应该回家就寝了，”教堂执事说，一边探过头去看了看坛子里的酒还剩下多少。“大概是10点钟了……或者还稍差一点。”

“10点差一刻……”秘书把准确的时间告诉大家，又把那天晚上应该喝光的酒分到各个人的杯子里。

“好啦，去睡觉，先生们！”东道主首先喝光了自己杯子里的酒说。

“明天见，先生们！”磨坊主人说着也喝干了自己的酒。

“请等一下，让他们给您打个灯笼……托纽埃洛！带卢卡斯大叔到草屋去。”

“这儿走，卢卡斯大叔！……”托纽埃洛说，同时伸手抱起了酒坛子，盼望着里边还剩下几滴酒。

教堂执事先是把各个杯子里的酒全部喝光，尔后接着说道：“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明天我们再见！”

他翘翘起起地走出村长的家门，得意扬扬地哼起了《安魂曲》。

“哎，先生……”当只剩下村长和秘书两个人时，前者对后者说，“我看卢卡斯大叔没有半点怀疑，我们完全可以安心睡觉了……但愿市长交好运，一切如意！”

第十八章

显然，卢卡

斯大叔并无困意

5分钟之后，一个人从村长草屋的窗户里跳了出来。那窗户对着大院子，距地面足有2米多高。

院子里有一个棚子，棚下是一排牲口槽，槽上拴着七八匹不同种类的骡马，都是母的。公马、公骡和公驴拴在旁边另外的一个棚子里。

那个人解开一头备着鞍的母驴，拉着缰绳牵着它朝门口走去。他拉开门栓，拔下插销，轻轻地把门打开，走到了田野里。

一逃出院子，他便骑上驴背，两腿使劲一夹，脚跟踢了踢驴腹，箭一般地往城里飞驰而去。但是，他不走平素行走的大道，而是在庄稼地和小溪间穿行，仿佛是为了避免遇到可怕的东西。

那是卢卡斯大叔，他正在回自己的磨坊去。

第十九章

荒野里的呼声

“市长和村长居然跟我斗起了心眼儿，大概他们忘了我是穆尔西亚省的名城阿尔切纳人！”卢卡斯大叔一边骑着驴前进，一边自言自语。“为了防他们一手，明天上午我就去见大主教阁下，把今晚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诉他。这么急急匆匆把我叫去，而且还搞得那么神秘，在那么反常的时间！只叫我一个人去，说是为国王效劳，去谈伪币、巫术和妖魔鬼怪之事！可到了那儿，却是灌了我两杯葡萄酒，就打发我去睡觉！……事情再清楚不过了！貂鼠把市长的那些指示送给了村长，说不定市长这会儿正在设法征服我的妻子呢……谁知我回去会不会碰上他敲磨坊的门！谁知道我会不会看到他已经进了磨坊！……天才晓得！……不过，我在说些什么呀？信不过我的纳瓦拉女人！……噢，这是对上帝的亵渎！她不可能……！我的弗拉斯基塔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可是，我的想法不是有点怪吗？难道世界上有不可能的事吗？她那么漂亮，不是就跟我这个丑八怪结了婚吗？”

可怜的驼背卢卡斯大叔想到这儿，不禁伤心地嘤嘤哭泣

起来……

那时，他勒住驴子，让自己镇定一下。他擦干了眼泪，深深地叹了口气，取出烟盒包，捏出一把黑烟丝，卷了一只黑烟叶土烟卷儿。然后，他又取出火石、火绒和火镰，啪啪啪打了几下把火打着。

就在这一时刻，他突然听到大道上传来哞哞行走的牲口蹄声，离他还不到 300 米远。

“我真是太粗心了！”他说，“没准儿是法警在追捕我哩！我打火抽烟不是自找完蛋吗！”

他赶快把火掐死，从驴子上跳下来，躲藏在它的后边。

但是，那畜生误解了他的意图，竟得意地高声大叫起来。

“该死的东西！”卢卡斯大叔高声骂道，一边走上去打算用手堵住它的嘴。

此时，大路上传来另一头毛驴的嘶叫声，那是一声回答，也仿佛是向卢卡斯大叔骑的毛驴献殷勤。

“我们要倒霉了！”磨坊主人继续想道，“俗话说得好：人与牲口打交道，万事惹气恼。”

他这样琢磨着，又赶快起身跨上驴背，吆喝了一声，朝着与另一头驴子嘶叫的地方相反的方向疾驰而去。

不过，最离奇的是，那位骑在与卢卡斯大叔的驴子以嘶鸣相呼应的驴子上的主人，听到卢卡斯大叔的驴叫，也是惊得失魂落魄，正像卢卡斯大叔听到他的驴叫声吓得胆战心惊一样。我这么说是根据的，因为那个人也匆匆离开了大路，向另一个方向的庄稼地里奔驰逃窜，无疑是怀疑卢卡斯大叔是位追

赶他的市长堂欧亨尼奥收买的法警或歹徒。

这当儿，穆尔西亚人在继续苦心思索着：

“这是什么鬼夜晚！是什么鬼世道！这一个钟头里，我过的是什么鬼日子呀！法警变成拉皮条的家伙！市长和村长阴谋破坏我的声誉，让我见不得人！驴子越是不该叫的时候，它们越是叫得起劲！在这儿，我胸膛里这颗可怜的心，也居然怀疑起了上帝创造的最最高尚的女人！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请恩赐我马上回到家中，看到我在那儿的弗拉斯基塔吧！”

卢卡斯大叔穿过庄稼地和荆棘丛生的荒野，继续骑着驴往前赶路，直到最后在夜间 11 点左右，他终于没出意外地到了家，停在了磨坊的大门口……

天哪！真该死！磨坊的大门竟是洞开着！

第二十章

怀疑和事实

真的，门四敞大开着……可他出门的时候，亲耳听到了他的太太弗拉斯基塔把门关上，上了锁，拉上门栓，还下了插销呢！

由此可知，除了她的老婆之外，谁也无法把门打开。

但是，这是怎么回事？她何时把门打开了？她为什么要把门打开？是受了欺骗吗？是市长下了命令她不得已而为之吗？抑或是早有预谋，她跟市长提前商量好了，心甘情愿这么做？

他走进家门，看到的将是什么呢？了解到的将是什么呢？他的家中，等待着他的的是什么呢？弗拉斯基塔太太会不会逃走？别人会不会已经把她抢走？她会不会已经死去？或者她已经投入他的情敌的怀抱？

“市长认为我整个晚上都不能回家……”卢卡斯大叔忧郁地想，“他估计村长接到他的命令，完全可以把管制起来，到一定的时候才放我回家……”

这一切弗拉斯基塔都清楚吗？她是不是也参与了制造这场阴谋？还是她做了欺骗、暴力和卑鄙无耻的勾当的牺牲品？

他就是这样忧心如焚地、痛苦地思索着，穿过了葡萄架下的石铺庭院。

屋门也是敞开着。所有的房舍都一样，进门第一个房间是厨房……

厨房里，不见一个人。

虽然没有人，壁炉里的火却在熊熊燃烧……壁炉一直是灭着的呀！而且每年不到12月，从来是不生火的呀！

最后，在炊具挂板的一个钩子上，还挂着一盏点亮的油灯……

这一切都说明什么呢？这种彻夜不眠仿佛有社交活动的迹象，同笼罩着全家的死一般的寂静何以相称呢？

他的妻子怎么样了昵？

这时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卢卡斯大叔注意到摆在壁炉周围的两三把椅子的靠背上挂着的几件衣服……

他盯住那些衣服仔细一看，顿时如雷轰顶，要发疯似地怒吼起来。但那声咆哮哽在了咽喉，变成了无声的、令他窒息的呜咽。

不幸的卢卡斯大叔感到憋得透不过气来，于是他赶紧用双手掐住了脖子。这时候，他闷得脸色发紫，浑身抽搐，眼睛瞪得似乎要从眼眶里蹦出来。他凝望着那些衣服，满脸恐怖，仿佛是一个等待行刑的死囚，那衣服就是他穿的死囚服。

因为他看到的不是别的，正是那胭脂红的斗篷、三角帽、斑鸠鸟色的男上衣和紧袖半长外套、黑丝绸短裤、白袜子、金扣绊的鞋子，以及那十恶不赦的市长的手杖、佩剑和手套，无

一不在……就是说，他在那儿看到的是他耻辱的死囚服，是他名誉的寿衣，是他幸福的裹尸布！

那条可怕的火枪，仍然放在两个小时之前纳瓦拉女人把它丢下的屋角里……

卢卡斯大叔像猛虎似的跃身扑过去，把它抓到手里。他用通条捣了捣枪膛，看到弹药已经装好，又检查了一下打火石，发觉也放得很好。

那时，他转身对着了楼梯。这道楼梯就通向他和弗拉斯基塔太太多少年来一直同床共枕的卧室。他喃喃自语道：

“他们就在那里！”

他朝楼梯走了一步，但马上又停下来，为的是看看周围是否有什么人在注意他……

“一个人也没有！”他心里想。“只有上帝……而上帝……他是希望我这么干的！”

得出这样的判断之后，他正要再往前跨步，无意中目光却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个对折的文件……

从发现它，到恶虎捕食般的扑过去将它紧紧抓到手里，那仅仅是一秒钟的事。

那个文件，就是堂欧亨尼奥·德·苏尼加·伊·庞塞·德·莱昂签署的弗拉斯基塔太太侄子的任命书。

“这就是她出卖自己的代价！”卢卡斯大叔这样想着，一边把那张纸塞进了嘴里，既为压住他的喊叫，也为了使他的怒火燃烧得更旺。“我一直怀疑她爱自己的家里人胜过爱我！啊，现在真相大白了！我们没有生育过孩子！……现在把一切事

情的根源都找到了！”

倒霉的卢卡斯大叔差点儿又哭泣起来。

但是，随即他重新怒火万丈了。他不是用声音，而是用一个可怕的手势这样说道：

“上楼去！上楼去！”

他开始猫着腰，一手提着火枪沿楼梯往上爬去，牙齿间衔着那张见不得人的纸片。

快到卧室门口时，他看到门是关着的，灯光从门缝和锁孔中透射出来，这恰恰证实了他的怀疑。

“他们在里面！”他再次对自己说。

卢卡斯大叔停了片刻，仿佛为了把这杯新的苦酒咽下去。

尔后，他接着往上爬，直至走到卧室的门口。

卧室里鸦雀无声。

“会不会里边没有人呢？”他提心吊胆地说，对此怀有一线希望。

可是，就在这一时刻，不幸的卢卡斯大叔听到屋里传出了咳嗽声。

市长患有气喘病，那正是他在咳嗽。

无须再怀疑了！那个遇难者，再也捞不到救生板了！

站在黑漆漆的楼道里，磨坊主人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在这种黑暗中，为什么不出现那些电闪雷鸣？不过，话也要说回来，即使此刻暴风骤雨降临，雷鸣电闪不停，可同那个汉子心中燃起的万丈怒火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尽管如此，一听到仇人的咳嗽声，他马上又开始冷静下

来。正如我们前边已经叙述过的，他就是一个这类心肠的人……

事实对他的折磨，比起怀疑来还让他好受些。根据那天下午他对弗拉斯基塔太太的诉说，从他失去他对妻子的信任那一刻起，他就会变成另一个人，因为她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灵魂。

跟威尼斯的摩尔人^①一样（在描绘卢卡斯大叔的性格时，我们已对二者作过比较），幻想的破灭使他身上的爱情之火一下子全部熄灭，顿时改变了性格和精神面貌，将世界看作一个他刚刚到达的陌生而古怪的地域。唯一的区别是，比起德·斯德莫纳不理智的杀人凶手来，他少一些悲剧的特质，少一些严峻冷酷，而多一些利己主义的色调。

说来奇怪，但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如此。那种怀疑，或者说是希望（在此类事情上，二者是一回事），一时又重新折磨着他的心……

“我会不会弄错呢？”他思量，“会不会是弗拉斯基塔咳嗽呢？”

在不幸给他带来的伤悲中，他暂时忘记了刚才看到的放在壁炉旁的市长的衣服，忘记了磨坊开着的大门，也忘记了那张给他带来耻辱的委任状……

于是，他俯下身去，从锁孔里往室内看了看。由于犹豫不决和恐慌，他全身都在战栗。

^① 指莎士比亚《奥赛罗》一剧的男主人公奥赛罗。

他的目光所及，只能是床头一块小小的三角地带……不过，恰恰就在这个不大的三角地带，露出了枕头的一端，而市长的脑袋就放在枕头上！

又一种魔鬼般的笑容，使磨坊主人的脸痉挛起来。

他似乎又成了一个幸福的人。

“我掌握了事实！……不慌，要好好考虑一下下一步怎么办！”他低声嘟哝着，镇静地直起身来。

他又像上楼时那样悄悄地往楼下走去……

“事情很棘手……我得考虑周到。我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一切。”他一面思虑着，一面下楼。

他一走进厨房，便一屁股坐在中央，双手捧住了前额。

他在那儿坐了很久，直到他的一只脚被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才从沉思中惊醒过来……

那是他的火枪从腿上滑下去了，那也可说是给他的一种暗示和启发。

“不！我告诉你，这不行！”卢卡斯大叔面对着武器轻声说道。“用你来解决问题，对我不合适！那样的话，所有的人都会同情他们……而我却要被送上绞刑架！不要忘记，他可是位市长呀……今天在西班牙杀死一位市长，仍旧是万恶不赦的事！人们会说，我是出于毫无根据的嫉妒杀死了他；然后剥光他的衣服把他放在了我的床上……人们还会说，我杀死妻子只是出于简单的怀疑……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我绞死！一点不错，他们真的会把我绞死！此外，如果我在自己的生命结束时只是得到人们的怜悯，那就说明我是一个缺乏灵魂和生气的无足

轻重的人，是一个愚笨鲁莽的人，看不出我有半点才气。因此，众人都会嘲笑我！他们会说由于我是个罗锅，又娶了弗拉斯基塔这么个美貌无比的夫人，我的不幸是天经地义之事。算了吧！决不能蛮干！我需要的是报复。报复的目的达到之后，那我就是胜利者，我就将蔑视一切，发出笑声，尽情地嘲笑，嘲笑所有的人！……这样的话，谁也甭想来嘲笑我的现在甚至受到人们嫉妒的驼背。可这个驼背若是挂到绞刑架上，那就实在滑稽可笑了。我不能落个这样的下场。”

卢卡斯大叔就这样冷静琢磨了一阵子。也许他没有确切地意识到自己周密的考虑，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作了这一番分析之后，他把火枪又放到了原来的地方。然后，他倒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踱起步来，仿佛要从地板上，从地面的泥土中，从生活的卑鄙行径中，从他妻子和市长演出的那幕无耻可笑的滑稽戏中，去寻求报复的手段，而不是诉诸法庭，通过决斗，借助宽恕或祈求上苍来达到这一目的……倘若换成另一个人，不管他是谁，只要他比卢卡斯大叔性格倔犟，不甘忍受大自然、社会和他自己的情感强加给他的一切，处在卢卡斯大叔的地位，他必定采取后面这些手段。

突然，他的目光落在了市长的衣服上……

顷刻，他停住脚步，站在那儿不动了……

接着，他的脸上泛起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得意、高兴和胜利的神情……甚至最后竟然使人毛骨悚然地笑了起来……那像是一阵纵声大笑，但又不发出声音，为的是不让楼上听到。他用双拳顶住腰部，以免那种大笑撑破他的肚皮，结果他像一个

癫痫病患者似的浑身痉挛不止。最后，他再也难以支持，终于倒在了一把椅子上，让那阵带有嘲弄和欢乐意味的痉挛过去。那简直像梅菲斯托菲里斯^①在发笑。

他一平静下来，马上就像患热病发烧似的急急忙忙脱下全部衣服，把它们甩在挂市长衣服的椅子上，又把市长的全部衣着，从金扣绊的鞋子到三角帽，统统穿戴在自己身上。接着，他挎起佩剑，披上大红斗篷，拿起手杖和手套，毫不犹豫地离开了磨坊，踏上大道往城里奔去。他摇摇摆摆，酷似堂欧亨尼奥平素走路的姿势。他一边走，一边不时地嘟哝着脑子里概括出的这句话：

“市长的夫人不也是个大美人儿吗！”

① 歌德的长诗《浮士德》中的魔鬼。

第二十一章

准备吧，先生！

现在我们暂且把卢卡斯大叔放下，回头来看看自从我们把弗拉斯基塔太太一个人放在家里之后，直到他的丈夫回来发现了那些惊人的意外之事为止，磨坊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吧。

自从卢卡斯大叔被托纽埃洛带走之后，不觉已过去了一个小时。心急火燎的纳瓦拉女人早已下定决心，不等丈夫回来，决不上床睡觉，所以这时她正好坐在楼上的卧室里织袜子。忽然，她听到外边响起了令人撕心裂肺的呼叫声，而且就在她的房子周围，离得很近，是从水沟的方向传来的。

“救命啊！我要淹死了！弗拉斯基塔！弗拉斯基塔！……”呼喊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凄惨至极，仿佛他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会不会是卢卡斯呀？”纳瓦拉女人想，那股魂不附体的恐怖劲儿是无须我们描写的。

卧室本身有一个不大的小门，这扇小门貂鼠已经对我们谈起过了，它正好对着水沟的上边。尽管弗拉斯基塔太太没有

听清楚谁在呼救，她还是毫不踌躇地急忙把这扇门打开。可想不到，她却和市长碰了个满怀。他刚刚从水沟的激流中爬出来，浑身透湿，像只落汤鸡……

“上帝宽恕我！上帝宽恕我！”无耻的老家伙含糊不清地说，“我以为我要咽气了！”

“怎么，是您？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意思？您怎么敢这样？深更半夜的，您到这儿来干什么？……”磨坊女主人高声喊叫着，与其说她是愤怒，倒不如说她是害怕，因为她一边喊，一边下意识地倒退着。

“别嚷！别嚷！你可真是的！”市长结结巴巴地说，并且一侧身溜到她的背后，进到室内。“我来对你说明一切……我刚才险些没淹死！沟里的水拖着把我漂走，就像拖一根鸡毛一般！你瞅瞅，你瞅瞅，我湿成了什么样子！”

“滚出去！您从这儿给我滚出去！”弗拉斯基塔太太申斥道，越发怒不可遏。“您什么也用不着对我解释！……我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您淹死不淹死跟我有关系？是我把您叫来的吗？啊！真卑鄙！就是为了这个，您才命令把我丈夫逮走的呀！”

“你，你，你听我说……”

“我不听！您马上给我滚，市长大人！……滚！否则我对您的生命可就不负责了！……”

“你说些什么呀？”

“说什么？就是您刚才听到的！别看我丈夫不在家，我自己完全可以保卫这个家不受侵犯。假若您不想让我亲手再一

次把您推到水里的话,那您就快点从哪儿来的再从哪儿滚回去!”

“哎呀,哎呀!你不要扯着嗓门大声嚷,我不是聋子!”老色鬼叫道。“我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真的,我来这儿是有缘由的!……一个村长由于误会逮捕了卢卡斯大叔,我是来解救他的呀……不过,首先我需要您帮我把这些衣服晾晾干……我浑身都湿透了!”

“我告诉您叫您滚!”

“别嚷,傻瓜!……你懂个什么?瞧瞧……我这儿带来了一份你侄子的任命书……请点着火,咱们来聊一聊……此外,在烤衣服的同时,我得在这张床上躺一躺……”

“啊,明白了!这就是说,您是找我来了?就是说,就是为了这事,您下命令逮捕了我的卢卡斯?就是说,您带来了您的委任状和一切?天哪!天哪!这个丑陋可笑的家伙把我想成了什么人呀?”

“弗拉斯基塔!我是市长!”

“纵然您是国王,对我又怎么样?我是我丈夫的妻子!我是我这个家的女主人!您以为我害怕市长吗?我可以到马德里去,也可以到天涯海角去,去告您这个骄横无礼的老家伙!就说您滥用职权,不顾廉耻!特别是,明天早晨天一亮我就会披上披巾去拜访市长夫人,把事情……”

“您千万不能这样做!”市长慌忙说,他已经失去耐心,抑或在改变策略。“决不能这样做!如果我看到你不通情达理的话,那就给你一枪,把你打死!”

“把我打死！”弗拉斯基塔太太低声惊呼道。

“对了，开枪打死你……这对我不会有任何伤害。凑巧我在城里留下话说，我今晚出来是捉拿罪犯的……我看你就别犯傻啦……爱我吧……你看我多么喜欢你，崇拜你！”

“市长先生，您要把我打死？”纳瓦拉女人又说道，双手背在身后，整个身体向前倾着，像是要朝自己的对手猛扑过去。

“如果你还固执，我就打死你。这样我也就从你的威胁中解脱出来，也不再为你的姿容神魂颠倒……”市长回答。他满脸恐惧，顺手掏出了两把小手枪。

“那么说您也带来手枪啦？另一个口袋里，却是装的我侄儿的委任状！”弗拉斯基塔太太连连点着头说。“好啦，先生，我的选择定啦。请阁下稍等，我马上就去生火。”

她一面说着，一面快步上了楼，接着又三蹦两跳从楼梯上走下来。

由于怕弗拉斯基塔抛下他逃跑，市长提了盏灯跟在她后边。但是，由于他动作迟缓，他下楼很慢。结果当他到达厨房时，又迎面碰上了纳瓦拉女人，她已经转回来找他了。

“刚才您不是说要开枪打死我吗？”那个不驯服的女人往后退了一步高声喊道。“那么，好，准备吧，先生！我已经准备好了！”

说罢，她便把那支在我们这个故事里扮演着如此重要角色的可怕的火枪举到了眼前，枪口对着市长。

“别开枪，不讨人喜欢的泼妇！你想干什么？”市长喊叫着，早已吓得掉了魂。“我说开枪是跟你开个玩笑……你瞧瞧，你

瞧瞧，手枪里没有子弹。相反，委任状倒是真的……拿去吧，在这儿……我白白送给你……免费归你啦……不要任何代价。”

市长浑身像筛糠似的打着哆嗦把委任状放在桌上。

“好极啦！”纳瓦拉女人说，“明天我给我的丈夫做午饭时，可以用它来生火。您给的荣誉我毫不稀罕。如果我侄儿某一天从埃斯特利亚到这儿来的话，那只能是为了踩您的那只在这张肮脏的委任状上写上了他的名字的难看的爪子。哎，我已经说过了！您从我家里滚出去！滚！滚！快滚！……我可是再也忍耐不住了！”

市长没有回答弗拉斯基塔太太的这番话。他的脸青一阵紫一阵，最后几乎变成了蓝色。他的眼睛歪斜着，全身像患癫痫病似的颤抖不止，末了，牙齿也磕碰得咯咯作响。随着一阵可怕的抽搐，他倒在了地板上。

落水的惊吓，依旧透湿的衣服的折磨，卧室里激烈争斗的一幕，以及纳瓦拉女人用火枪瞄准他的恐怖，使这个虚弱多病的老东西彻底精疲力竭了。

“我要死了！”他十分吃力地说，“请把貂鼠叫来！他大概就在那儿……在水沟旁边……我不能死在这幢房子里！”

他无力再讲下去，闭上眼睛，像死人般的躺在那里。

“他真的会像他说的那样要死了吗？”弗拉斯基塔太太突然想道。“噢，天哪，这可真要命了！现在我该把躺在家里的这个人怎么办呢？假若他真的死了，人们会怎么说我呢？……卢卡斯会说些什么呢？……既然是我自己给他开的门，我又怎样来表白自己呢？噢，不！……我不能跟他一起呆在这儿，我得

去找我的丈夫。在我的名誉受到玷污之前，我应该把事情张扬出去，让所有的人都了解真相。”

决心下定之后，她便放下火枪，奔向畜栏。她拉过留在家中的那头驴子，匆忙草率地备上鞍，打开了大门。别看她身体肥胖，她一跃便骑在了驴背上，然后直奔水沟而去。

“貂鼠！貂鼠！”离水沟不远的时候，纳瓦拉女人一边走一边呼叫着。

“我在这儿！”法警终于答应了，出现在一道树墙的后边。“是您吗，弗拉斯基塔太太？”

“对，是我！你赶快到磨坊去，去救你的主人，他要死了！”

“您说什么？别骗人啦！”

“我说的是真话，貂鼠……”

“可您怎么啦，我的心肝？天这么晚到哪儿去？”

“我？……这你就别管啦，傻瓜！我去城里请医生！”弗拉斯基塔太太说道，并用脚跟踢了一下驴子，又踢了貂鼠一脚，驴子即跑动起来。

她可没像对貂鼠说的那样……去城里请医生，而是踏上了去邻村的路。

貂鼠没有注意到弗拉斯基塔太太最后的举动。他一边三步并作两步地往磨坊奔去，一边在这样思量：

“去请医生！……这个倒霉的女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不过，市长也真是可怜虫，不早不晚偏在这个时候得病！……可也真是，上帝偏偏把糖果给咬不动的人吃！”

第二十二章

貂鼠分外卖力

貂鼠赶到磨坊的时候，市长已恢复知觉，正挣扎着要从地上爬起来。

地上还放着一盏油灯，就放在市长的身边，照得屋里通明，那是他从楼上卧室里提下来的。

“她走啦？”这是堂欧亨尼奥的第一句话。

“您问的是谁？”

“那个魔鬼！……就是那个磨坊女主人……”

“对，大人……她走啦……我看她走的时候精神不太好……”

“哎唷！貂鼠，我要死了……”

“可是，阁下，您这是怎么啦？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我掉进水沟里，浑身湿透了……冻得我的骨头都散了！”

“啊呀！啊呀！事情居然这么糟糕！”

“貂鼠！……看你说的！……”

“我什么都不说啦，大人……”

“那好，拉我一把，帮我解决这个难题吧……”

“我马上就去……我要让阁下看看，很快我就把一切处理好！”

法警这么说着，一只手迅速端起油灯，另一只手搀扶市长。他把市长送到卧室，帮他脱光衣服，让他躺在了床上。他跑到葡萄压榨房，捡来一抱劈柴，下到厨房，生起了一堆旺旺的大火。他把主人的衣服从楼上都拿下来，挂在两三把椅子的靠背上。他又点了一盏油灯，挂在炊具挂板上，之后又转身去了卧室。

“现在好些了吗？”他问堂欧亨尼奥，并且高兴地举起油灯，好把他的脸看清楚。

“好极啦！我觉得我要出汗了！貂鼠，明天我要绞死你！”

“这话从何说起，大人？”

“你居然还敢来问原因？你认为我在按你的计划行事时，就是为了在接受第二次洗礼之后，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躺在这张床上吗？明天我就绞死你！”

“可是，阁下，您给我讲讲是怎么回事……弗拉斯基塔太太，她？……”

“弗拉斯基塔太太想杀死我……这就是我按你的主意办事所得到的！我对你说，明天一大早我就绞死你。”

“别，有的事情还不清楚哪，市长大人！”法警回答说。

“你这话什么意思，不要脸的东西？是因为看到我有气无力地躺在这儿吗？”

“不，大人，我这么说，是因为弗拉斯基塔太太大概不像您

说的那么惨无人道和冷酷无情，因为她去城里为您请医生了……”

“我的上帝！你肯定她是进城了吗？”堂欧亨尼奥更加心惊肉跳地高喊起来。

“至少她对我是这么说的……”

“快跑，快跑，貂鼠！哎呀，我完蛋啦！没救啦！你知道弗拉斯基塔太太到城里去干什么吗？她要去把一切都告诉我的妻子！……告诉她我在这儿！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怎么就没想到她这一手呢？我以为她是去邻村找她的丈夫呢！我原想邻村把卢卡斯看管得很好，弗拉斯基塔太太去那儿我压根不放在心上！可是，没想到她进城去了！……貂鼠，快跑，快跑！……你是个飞毛腿，救救我，不能让我完蛋！不能让我倒霉！你要去阻止可怕的磨坊女主人走进我的家门！”

“那么，如果我办好这件事，阁下还绞死我吗？”法警讥讽地问道。

“恰恰相反！办完了事，我要送你一双很新的皮鞋，我穿着有点大。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那我马上就跑去。请阁下安心地睡觉吧。只须半个小时，我把纳瓦拉女人关到监狱里就回来了。用得着的时候，我跑得比驴子还快！”

貂鼠说完，就一溜烟地从楼梯上跑下去了。

显而易见，正是在法警走了的时候，卢卡斯大叔回到了磨坊，并且从锁孔里看到了那些令他迷惑的怪事情。

好吧，现在我们暂且把市长先生留在别人的床上出汗，让

貂鼠风风火火地进城去吧(很快卢卡斯大叔也就戴着三角帽,披着胭脂红的斗篷跟在他后边来了)。我们把自己也变成飞毛腿,跟着勇敢的弗拉斯基塔太太到邻村走一趟吧。

第二十三章

还是荒野， 还是同样的呼声

在从磨坊到邻村的整个路途中，纳瓦拉女人遇到的唯一的危险，就是看到有人在庄稼地里打火抽烟，这使她受了一点惊吓。

“会不会是市长的法警？是不是他赶来逮捕我了？”磨坊女主人暗自思量。

就在这时候，从那儿又传来一声驴叫。

“毛驴这个时候在田野里干什么？”弗拉斯基塔太太继续琢磨。“这个地方既没有菜园，也没有庄园呀！……上帝保佑，别是魔鬼今晚出来尽情玩乐吧！因为这决不是我丈夫的毛驴……半夜三更，我的卢卡斯停在路旁田野里干什么呀？不，决不是他！决不是他！毫无疑问，是个侦探！”

就在这一时刻，弗拉斯基塔太太骑的毛驴觉得应该礼尚往来，也放纵地长叫了一声。

“别叫，鬼东西！”纳瓦拉女人一边喝斥那畜生，一边用簪

子在它的肩部刺了一下。

她也是怕碰到人惹出是非，于是便驱赶牲口离开大道，让它在与另一头毛驴叫唤相反方向的庄稼地里小跑起来。

一直到村口，她再也没遇到什么意外之事，进村时大约是夜里 11 点钟。

第二十四章

当时的一个国王

村长先生喝醉了酒，正在和老婆背对背地呼呼大睡，夫妻俩的样子，酷似我们不朽的克维多·伊·维列加斯所说的“奥地利的双头鹰”^①。这时，托纽埃洛来敲卧室的门，禀报村长胡安·洛佩斯说磨坊女主人弗拉斯基塔太太要找他谈话。

我们无须去说村长被叫醒、起身穿衣服时是如何骂骂咧咧和嘟嘟囔囔地抱怨，而是立刻去谈谈他走出卧室和磨坊女主人见面的情形吧。他伸着懒腰，仿佛是一位锻炼肌肉的运动员，哈欠连连地叫道：

“晚上好呀，弗拉斯基塔太太！什么风把您吹到这儿来啦？托纽埃洛没告诉您让您留在磨坊里吗？您就这样蔑视政府官员，不听他的命令？”

“我要见卢卡斯，”纳瓦拉女人回答说，“我马上要见他。请告诉他，就说他的妻子到这儿来了！”

“‘我要，我要！’夫人，您大概忘了您是在跟国王谈话

^① 当时奥地利王室的徽章图案是一只双头鹰，头的方向相背。

……”

“胡安先生，别跟我说国王不国王的话啦，这会儿我可没兴致开玩笑！我出了什么事，您太清楚啦！您也十分清楚为什么逮捕了我的丈夫！”

“对此我一无所知，弗拉斯基塔太太……至于您的丈夫，他并没有被逮捕，而是舒舒服服地在这个家里睡觉哩，我像对待所有的人那样对待他。喂，托纽埃洛！托纽埃洛！快到草屋去，叫醒卢卡斯大叔，让他快到这儿来……那么……哎，请把发生的事情对我讲讲吧！……是不是您不敢一个人睡觉？”

“您不要放肆无礼，不知羞耻，胡安先生！您，完全清楚我不喜欢您这么开玩笑，也不欣赏您表示的诚意！我发生的事情十分简单：您和市长合伙想毁掉我，让我堕落。可是，你们完全错打了主意！我可以告诉您，我现在清清白白地站在这儿，完全问心无愧，没有受到任何污辱。可市长先生却在磨坊里快死了！……”

“市长快死了！”村长的下属高喊道。“夫人，您晓得您在说什么吗？”

“市长快死了，确确实实！他掉进了水沟里，险些淹死，或者他是患了肺炎，也可能他得了什么我不清楚的病……这是市长夫人应该管的事！我到这儿来是找我的丈夫，明天早晨起来就去马德里，把事情讲给国王听听……”

“魔鬼！魔鬼！”胡安·洛佩斯先生喃喃自语，接着他又喊道，“喂，玛努埃拉！……姑娘！……马上去备骡子……弗拉斯基塔太太，我要去磨坊……假若市长先生有个好歹，可就有您

好瞧的了！”

“村长先生！村长先生！”这时的托纽埃洛急急忙忙地叫喊着跑回来，吓得苍白的脸色像个死人。“卢卡斯大叔没有在草屋里，他的驴子也没有在槽头上，院子的大门是开着的……看来，逮来的鸟飞啦！”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胡安·洛佩斯先生扯着嗓子高声喊叫。

“卡门圣母呀！我们家里要闹成什么样子啊？”弗拉斯基塔太太同样高声喊叫。“我们赶快走吧，村长先生，我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我的丈夫看到市长这么晚呆在我家里，会把他杀死的……”

“这么说，您认为卢卡斯大叔是回磨坊去了？”

“这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绝不会有错！我还可以告诉您……我到这儿来的时候，在半路上曾遇到过他，只是没有认出来罢了。没问题，肯定是他，他在庄稼地里打火抽烟！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真想不到，畜生居然比人还机灵！因为我要告诉您，胡安·洛佩斯先生，我们的两头驴子准是互相认出来了，它们还互相以叫声问候，而我和我的卢卡斯却既没有互相认出来，更没有彼此致意……相反，我们却互相逃开，都把对方当成了侦探！……”

“您的卢卡斯可真有两下子！”村长回答说。“好啦，总之，我们走吧，到磨坊里再看看拿你们两个怎么办吧。跟我你们可别耍花招！我是个国王！……但是，不是像现在我们在马德里的国王，就是说，那个住在马德里附近帕尔多王宫里的国王，

而是一个塞维利亚历史上的国王，他的名字叫残暴的堂佩德罗。哎，玛努埃拉，拿手杖来！告诉你的女主人，我出门啦。”

女仆是一位品貌兼优的姑娘，为这么位村长的夫人及其道德卑劣的家庭服务委实有点可惜。村长的吩咐，她一一照办了。胡安·洛佩斯先生的骡子已经准备好，于是他跟弗拉斯基塔太太便登程到磨坊去；那个与他形影不离的托纽埃洛，自然是必不可少地尾随其后。

第二十五章

貂鼠的运气

既然我们握有比所有人都走得快的全权，那么我们就再比村长他们先行一步吧。

貂鼠进城之后，寻遍了大街小巷，却不见弗拉斯基塔太太的影儿，这会儿他已回到了磨坊。

在回来的路上，狡猾的法警经过了市长的官府，看到那儿一片宁静。各道门全都开着，就跟白天一样，因为按照惯例，市长到外边执行他神圣的任务回府之前，门是不能关的。另外的几个法警和市府职员都在楼梯平台上和接待室里打盹，悠闲地等待着市长归来。但是，当他们发现貂鼠走来时，有两三个人便伸起了懒腰，并且问他们的老前辈和顶头上司道：

“市长回来啦？”

“还没影儿哪！你们就安心呆着吧。我是来看看家中出了什么事没有……”

“什么事也没有。”

“夫人哪？”

“她在自己的卧室里。”

“刚才有个女人从这儿进去了吗？”

“整个晚上这儿没来过一个人……”

“那么好，你们不要让任何人进去，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怎么说。相反，凡来找市长或夫人的，一概当即逮捕，下到狱里，即使是启明星也不例外。”

“好像今晚追捕的是个要人？”有个法警问道。

“是个大家伙？”另一个补充道。

“大家伙，大极了！”貂鼠郑重其事地回答说。“你们可想而知，市长和我亲自出马搜捕，还能是无足轻重的案子吗！……好啦……再见……逃跑的家伙很狡猾，提高警惕，好好看着点！”

“上帝保佑您，巴斯蒂安先生，”大家一边向貂鼠行礼，一边不约而同地回答说。

“我的运气不行啦！”貂鼠嘟嘟囔囔地离开了市府，“就连女人都来欺骗我啦！磨坊女主人告诉我是进城，实际上却去了邻村找她的丈夫……可悲的貂鼠！你的嗅觉怎么啦？”

他就这样思谋着返回了磨坊。

真的，貂鼠对他以前的嗅觉深感怀念是有道理的，因为就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嗅出柳树丛后躲藏着的一个人，他距水沟只有几步之远。此人裹在他的斗篷里，确切点说是裹在他的胭脂红斗篷里，低声叫道：

“注意，巴勃罗^①，貂鼠从那边过来了……别让他看到我

① 克维多的小说《骗子外传》中的主角。

……”

那人是卢卡斯大叔，他穿着市长的衣服，正往城里赶去。一路上，他不时地重复着那句淫邪的话：

“市长夫人不也是个大美人儿吗！”

貂鼠从他身边走过，没有发现他。这个假市长从躲藏处出来，直奔城里而去。

不多一会儿，就像我们本章开头说的那样，貂鼠便赶回了磨坊。

第二十六章

变本加厉

市长依旧躺在床上，就像不一会儿前卢卡斯大叔从锁孔里看到的那样。

“我出了一身大汗，貂鼠！我的病好啦！我得救啦！”貂鼠刚刚踏进门槛，市长就这样高声喊道。“弗拉斯基塔怎么样？你找到她了吗？她跟你一块回来了吗？她跟夫人谈话了吗？”

“老爷，”貂鼠回答说，语调中充满着烦恼和痛苦，“磨坊女主人像骗一个可怜虫似的欺骗了我，她没有进城，而是去了邻村……她去找她的丈夫了。请阁下原谅我的愚笨……”

“那更好！那更好！”马德里人说，眼睛里闪耀着阴险的光焰。“这样一切就有救了！不等黎明，就把弗拉斯基塔太太和卢卡斯捆在一起送到宗教裁判所的牢狱去。让他们死在那儿，烂在那儿，甬想再跟别人谈起今天晚上发生的奇奇怪怪的事情了。貂鼠，把我的衣服拿过来，大概已经烘干了……去！拿来给我穿上！情人摇身一变就成市长啦。……”

市长说完，貂鼠就急急忙忙跑到楼下厨房里取衣服了。

第二十七章

我代表国王

在这个时间，弗拉斯基塔太太、村长胡安·洛佩斯和托纽埃洛正在朝磨坊走去，不一会儿，他们便到达了那儿。

“我先进去！”村长叫道。“当官就要干当官的事儿！跟我来，托纽埃洛。您吗，弗拉斯基塔太太，就在门口等着，叫您时再进来。”

胡安·洛佩斯先生进了门，在葡萄架下的院子里往前走，借着月光，他看到出现了一个驼背的。此人的穿着跟磨坊主人平素的衣着一模一样：紧袖半长外套，灰色呢料短裤，腰系一条黑皮带，蓝袜子，一顶穆尔西亚式的绒线帽，肩上披一条山里人用的斗篷。

“就是他！”村长大喝一声。“我代表国王，现在以国王的名义命令您：投降吧，卢卡斯大叔！”

戴绒线帽的人听到喊声，企图钻到磨坊里去。

“老实点！别反抗！”托纽埃洛也喊道，并立即扑上去，抓住他的脖子，用膝盖顶住他的脊背，把他翻倒在地上。

这当口，却跳出一个猛虎般的人扑到了托纽埃洛的身上，

抱住他的腰，使劲将他摔到石头地上，接着便噼里啪啦扇他耳光。

那不是别人，正是弗拉斯基塔太太，她高喊道：

“你这个流氓无赖！放开我的卢卡斯！”

然而，正当事情这样发展的时候，另一个人又出现了。他牵着一头驴子，挺身站到两个人之间，企图解救托纽埃洛。

那是貂鼠，他把邻村的法警误认为是市长堂欧亨尼奥·德·苏尼加，他对磨坊女主人说：

“夫人，放尊重点，别这么粗暴地对待我的主人！”

说着，便一下将她掀翻在法警身上。

弗拉斯基塔太太看到自己受到两面夹击，便使出全身的力气，对准貂鼠的胸口狠狠打过去，将他打了个四脚朝天，仰面躺在了地上。

加上貂鼠，这会儿已是四个人厮打在一起，在地上滚来滚去。

在这场混战中，村长胡安·洛佩斯先生是狠劲地用一只脚踩着假卢卡斯大叔的腰部，不让他从地上爬起来。

“貂鼠，快救我呀！我以国王的名义告诉你，我是市长！”堂欧亨尼奥最后终于不得不坦白自己的身份了，他感到村长胡安·洛佩斯那只穿着牛皮鞋的脚简直要把他踩成烂泥了。

“您是市长！啊，真的是市长呀！”村长惊诧万分地说。

“是市长！”在场的人齐声重复道。

顿时，四个滚打在地上的人都站了起来。

“把你们全都关到牢狱里去！”堂欧亨尼奥·德·苏尼加

怒吼道。“把你们都送上绞刑架吊死！”

“可是，大人，”胡安·洛佩斯先生扑通一声跪到地上辩解道，“请阁下宽恕我们无意中错待了您！阁下穿了一身这么普通平常的衣服，我们怎么能认出您来呀？”

“放肆！”市长申斥道，“我总得穿上衣服呀！你不知道我的衣服被人偷走了吗？难道你不知道卢卡斯大叔率领着一伙盗匪……”

“胡说！”纳瓦拉女人高声反驳道。

“听我说，弗拉斯基塔太太！”貂鼠把磨坊女主人叫到一边悄悄对她说，“市长和他的一伙人让我告诉您……如果您不出来设法收拾这个局面，我们大家都要被绞死，第一个上绞架的就是卢卡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弗拉斯基塔太太问道。

“这会儿卢卡斯大叔正穿着市长的衣服在城里逛荡哪……天晓得他是不是这样化着装已经钻进了市长夫人的卧室呢！”

法警三言两语就把我们已经了解的一切全都告诉了她。

“耶稣啊！”磨坊女主人惊叫道，“这么说来，我的丈夫是认为我已失节，受人凌辱啦！就是说，他是去进城报复了！走，我们进城去，我要当着我的卢卡斯的面把事情说清楚，证明我的清白无辜！”

“走，我们进城去！不能让这个家伙同我的妻子搭上话，把他脑子里想象出来的那些荒唐事统统告诉她！”市长一边急不可待地向一头驴子走去，一边赞同地说。“村长先生，请扶我一

把,让我骑上去。”

“对,我们进城去……”貂鼠附和着说。“老天爷呀!市长先生,靠他穿的那身衣服,说不定卢卡斯大叔已经把事情告诉了您的夫人,一切如愿以偿了!”

“混蛋!你在胡说什么呀?”堂欧亨尼奥·德·苏尼加赶紧打断他的话。“你认为这个卑劣的乡巴佬能……”

“他什么都能干!”弗拉斯基塔太太回答说。

第二十八章

圣洁的圣母马利亚！

十二点半平安无事！

当城里的巡夜人走遍各条街巷这样呼喊着的时候，磨坊女主人和市长各骑一头磨坊的驴子，村长胡安·洛佩斯先生骑着他的骡子，两个法警步行着来到了市政府门前。

大门紧紧关闭。

看来，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似乎那一天事情都已办完，活动都已结束了。

“糟糕！”貂鼠心里想。

他抓住大门环叫了两三次门。

但是，过了很久，既没有人开门，也没有人应声。

弗拉斯基塔太太的脸色蜡黄蜡黄。

市长狠命地咬着两只手的指甲。

大家都沉默不语。

砰……！ 砰……！ 砰！ 两位法警和村长胡安·洛佩斯先生轮番砸着市府的大门……结果劳而无果，没有半点儿反应。

没有人回答！没有人开门！也没有一点动静！

唯一听到的是院子里喷泉的淙淙水声。

时间就这样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它是如此的漫长，就仿佛是多少个世纪。

终于，到了凌晨 1 点钟左右，三层楼的一扇小窗户打开了，接着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

“谁呀？”

“这是奶妈的声音……”貂鼠咕哝道。

“是我呀！”堂欧亨尼奥·德·苏尼加回答说。“快开门！”片刻的沉默。

“您是谁？”奶妈又问。

“瞧瞧，您连我都听不出来吗？我是您的主人！……是市长！……”

又是一阵沉默。

“快滚吧！”好心的女人回答说。“我家主人一个小时前就回来了，并且立刻就上床睡觉了。你们也去安睡吧！好醒醒灌到你们肚子里的那些酒！”

窗户哐啷一声关上了。

弗拉斯基塔用双手捂住了脸。

“奶妈！”市长气得暴跳如雷了，“您没听到是我叫您开门吗？您听不出是我回来了吗？您是不是也想让我把您绞死？”

小窗户第二次打开了。

“喂，怎么啦？……”奶妈说。“您是什么人，竟敢这样大嚷大叫的？”

“我是市长！”

“别讨厌啦，骗人的东西！我不是已经告诉您，市长先生12点前就回来啦！……我亲眼看到他进了夫人的房间，关了门！您是想拿我开心吗？好，那您就等着……，马上就有人收拾您！”

奶妈的话刚一落音，大门突然打开了，一群手持大棒的仆人和法警蜂拥而出，向站在门外的人猛扑过去，并且怒气冲冲地高声吼叫道：

“喂，那个自称市长的家伙在哪儿？那个狗杂种在哪儿？那个酒鬼在哪儿？”

于是，黑暗中他们乱打一气，人们搅和成一锅粥，谁也分不清谁是谁，市长、貂鼠、村长胡安·洛佩斯先生和托纽埃洛身上都无例外地挨了几棒子。

这是堂欧亨尼奥在那天晚上心术不正的冒险中第二次挨揍，且不说他还掉进磨坊的水沟里，浑身弄了个透湿。

弗拉斯基塔太太站在扭打成一团的人群之外，平生第一次哭叫起来。

“卢卡斯呀！卢卡斯！”她喊道，“你居然敢怀疑我！你居然敢去拥抱另一个女人！啊，天哪！我的不幸已没救了！”

第二十九章

乌云逝去……明月高悬

“吵吵闹闹的这是干什么？”终于，一个沉静、威严，像铜铃一般清脆悦耳的声音传来，盖住了那片嘈杂声。

所有人都停止厮打，扬起脑袋，看到一位身着黑衫的女人从楼房的主阳台上探出身来。

“是夫人！”仆人们说，棒打出击到此彻底停止。

“是我的妻子！”堂欧亨尼奥结结巴巴地说。

“让这些粗野的乡下人进来吧……市长先生答应了……”市长夫人又补充说。

仆人们让出一条路，市长同他的一班人马穿过门厅，往楼上走去。

即便一个上绞刑架的罪犯，也决不会像市长此刻上楼时那般步履蹒跚，脸色一下子变得那么难看。尽管如此，出于自尊和自私的心里，担心自己的名誉受到污损的想法却开始压倒他所遇到的几件令他伤心透顶的倒霉事，也使他忘记了他眼下所处的万分尴尬可笑的境地。

“不管怎么说，”他一边一步步踏着楼梯一边考虑着，“我

是苏尼加·伊·庞塞·德·莱昂家族出身的人，这个姓是谁也给我改不了的！……哼，那些把这件事忘了的人，等着我收拾你们吧！我的妻子若是玷污了我的名声，我也绝对饶不了她！”

第三十章

一位高贵的妇人

市长夫人在市政府大厅里接待了她的丈夫及乡下来的随从人员。

她独自站在那儿，眼睛盯着门口。

这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夫人，还相当年轻，神态安详、庄重而美丽。她更像基督教画家笔下的人物，而不像异教徒画家的作品。她的穿着既高雅又严肃，和时代的习俗十分相宜：下身是紧身短裙，上身是高皱袖外衣，二者均系黑色精纺毛料；一条镶着丝织花边的白中透黄的三角围巾，搭在她那秀丽迷人的肩膀上；一双长长的黑色薄纱露指手套，遮住了她那细嫩白皙的双臂的大部分。她一只手庄严地扇着一把从菲律宾群岛买来的大扇子，另一只手捏着一条带花边的手绢，手绢的四角均匀对称地下垂着，恰好与她那雍容华贵的仪态相映成趣。

那位漂亮的女人颇有一点女王的风度，更具有女修道院院长的气质，所以每个看到她的人，都产生一种无名的敬畏。此外，在这样的时刻，她打扮得如此整齐华丽，仪表是如此的严肃，大厅里又灯火通明，这说明市长夫人是经过了一番苦心

安排,要给那一场面赋予庄严的戏剧性,加上隆重礼仪色彩,以同她丈夫的不轨之举的卑劣粗俗形成鲜明的对比。

最后,我们愿意提请诸位注意,那位夫人的全名是:堂娜梅塞德斯·卡里略·德·阿尔沃诺斯·伊·埃斯皮诺萨·德·洛斯·蒙特罗斯,作为那些名扬四海的征服者的后代,她是本城的女儿、孙女、曾孙女、玄孙女,直至第20代的孙女。出于世俗虚荣心,父母逼迫她嫁给了已经上了年纪的富有的市长。她本来是立志要进修道院做修女的,因为她的天赋使她迷恋隐世幽居、修炼精神的生活。但到头来她还是做出了痛苦的自我牺牲。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她和那个颇具胆力的马德里人已经生下了两个后代,而且人们还在背后窃窃议论,说她肚子里已经怀上第三个孩子……

第三十一章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梅塞德斯！”市长不知好歹地走到妻子面前高声叫喊，“我需要马上知道……”

“噢，是卢卡斯大叔呀！您怎么到这儿来啦？”市长夫人打断他的话，“磨坊里出了什么麻烦事吗？”

“夫人，这会儿我可没有兴致开玩笑！”市长暴跳如雷地回答。“在我向您作出解释之前，我要知道我自己的名誉怎样了……”

“这不关我的事！难道您把名誉委托给我保管了吗？”

“不错，夫人……我正是把名誉托付您保管了！”堂欧亨尼奥说。“妻子就是丈夫名誉的保管人！”

“那好，我敬爱的卢卡斯大叔，您去问问您的妻子吧……她恰好在这儿听我们谈话哩。”

刚才停在了门口没进大厅的弗拉斯基塔太太，此时像母狮一般怒吼了一声。

“请进来吧，夫人，坐到这儿来……”市长夫人接着说道。她就这样向磨坊女主人打着招呼，谈吐显得是如此的庄重和高雅。

说罢，她自己走向了沙发。

宽宏豪爽的纳瓦拉女人无疑马上便理解了那位受伤害的——或许是受到双倍伤害——妻子的高尚情操和博大胸怀，所以她顿时也把自己置于跟她同样的高度，控制住了自己天然爱冲动的性格，落落大方地保持着沉默。不用说，由于坚信自己的清白和力量，弗拉斯基塔太太并不急于辩白；她急于要做的是严词指责，对这件事她似乎一分钟也不能等待。但是，她要指责的决不是市长夫人，而是要找卢卡斯大叔算帐，可卢卡斯大叔不在那里呀！

“弗拉斯基塔太太……”高贵的夫人看到磨坊女主人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又一次说道，“我已经告诉您啦，您可以进来，请您进来坐。”

高贵夫人的这第二次邀请，语调显得更加亲切而真诚。显然，市长夫人看到门口那个女人的稳重风度和纯朴的美貌，本能地意识到她与之打交道的并非是一个下贱无耻的女子，而很可能是个跟她同样遭受不幸的女人。对，她肯定是个不幸的女人，这不幸仅仅是由于结识了市长这样的人！

那两个女人互相交换了一道平和而宽容的目光，本来她们都把对方看成不共戴天的情敌，可此刻她们突然惊讶地发现，她们不仅互相喜欢，而且马上变得心心相印，亲密无间，仿佛是两个久已失散的姊妹不期而遇地相认一般；抑或是像两

座高耸的白雪皑皑的山峰，彼此遥遥相望，互相致意一般。

看到市长夫人这般的温柔和善，一阵阵激动温暖着磨坊女主人的心田。于是她不卑不亢地走进大厅，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在从邻村回到磨坊的时候，她预见到进城后必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会见，于是便匆忙地梳妆打扮了一番，又披上了一条带长穗的黑法兰绒大披肩，更衬托得她风姿绰约，看上去比一位贵夫人毫不逊色。

至于市长，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默无一言。弗拉斯基塔太太母狮般的怒吼和出现在大厅里的登台表演，不能不使他大为震惊。他已感到那个女人比自己的妻子更为可怕。

“啊，我说卢卡斯大叔……”堂娜梅塞德斯对着他的丈夫继续说道，“现在弗拉斯基塔太太进来啦……您可以重新提出您的要求啦！可以去问问她关于您名誉的事了！”

“够啦，够啦，梅塞德斯！看在基督的份上，别再说啦！”市长气急败坏地喊道。“您要知道，我是什么都会干出来的！我再一次请求您不要再开玩笑，并且把我不在家期间这儿发生的一切事情告诉我！那个家伙钻到哪儿去了？”

“您说的是谁？指我的丈夫吗？……我丈夫正在起床，他马上就要来了。”

“正在起床！”堂欧亨尼奥怒吼起来。

“您感到奇怪吗？那么，照您看来，一个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男人，在这深更半夜间，他不是像上帝吩咐的那样，在他

自己家中，在他自己的床上，跟他自己的结发之妻恩恩爱爱地睡觉，又应该跑到哪儿去呢？”

“我亲爱的梅塞德斯！求求您！您看您在说些什么呀！您没看到大家都在看着我们吗？不要忘了我的身份，我是市长！……”

“您不要对我大喊大叫，卢卡斯大叔！否则的话，我就命令法警把您抓到监狱里去！”市长夫人愠怒地缓缓站起来说。

“什么？让我进监狱！让我！让本城的市长蹲监狱！”

“本城的市长，法律和正义的代表，国王行使权力的代理人，”高贵的夫人道，她的严厉、庄重、果断、刚毅使那位假扮的磨坊主人的话显得是如此软弱无力，“他已经按时回家啦！他完成了自己一天崇高的使命，这会儿正在休息，为的是明天继续保护市民的名誉和生命，保护家庭的圣洁和女人们的贞节，不让任何一个人能够化妆假扮市长或通过其他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潜入别人妻子的房间，不让任何人利用女人们休息时的疏忽大意破坏她们的贞操，不让任何人扰乱那些品德高尚的女人的纯洁美梦……”

“我亲爱的梅塞德斯！您在信口开河地胡诌些什么呀？”市长用嘴唇和牙床挤出啞啞的声音嘟哝道。“假若真的在我家里发生了这种事的话，那我就把您叫作狐狸精、堕落的女人、荡妇！”

“这个汉子是在跟谁讲话？”市长夫人鄙夷地打断了他，并且环视了每一个在场的人。“这个疯子是谁？这个醉汉是谁？……别看他穿着乡下人的衣服，我甚至已无法相信他就是卢

卡斯大叔这个忠厚老实的磨坊主人！胡安·洛佩斯先生，请您相信我，”她转脸对着早已吓得面无血色、惊慌失措的村长接着说道，“我的丈夫，也就是这个城市的市长，他真的两小时前就回家了。而且是戴着他的三角帽，披着他的胭脂红斗篷，佩着他的绅士剑，手持他的权杖……这会儿在这里听我讲话的仆人和法警都起床迎接他，在他走进门厅，上了楼梯，穿过客厅时频频向他问候致意。市长安歇后，他们立即关上了大门，自此以后，在你们到来之前，家里没来过任何人。我说的是不是实话？你们大家来回答……”

“是这样！是这样！半点不错！”奶妈、仆人和法警们争先恐后地回答，他们都挤在大厅门口，观看着那个罕见的奇特场面。

“所有的人都给我滚！”堂欧亨尼奥叫道，气得嘴里冒着白沫。“貂鼠！貂鼠！你来！把这些对我不恭不敬的无耻之徒全都抓起来！统统叫他们去蹲监狱！统统叫他们上绞刑架！”

可是，呼来唤去到处不见貂鼠的踪影。

“此外，先生……”梅塞德斯继续说道，她已经改变了语调，勉强地像对待自己的丈夫那般看着市长，因为她担心玩笑开得过了头，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算您是我的丈夫……就算您是堂欧亨尼奥·德·苏尼加·伊·庞塞·德·莱昂……”

“什么就算不就算的，我就是！”

“还有，再假定说，我犯下了某种过失，把一个穿着市长衣服的人误认为是您，让他混进了我的卧室……”

“卑鄙无耻的东西！”老家伙怒目圆睁地喊道。他伸手去摸腰间的剑，但是没有摸到，触到的只是那位穆尔西亚磨坊主人的大宽皮带。

看到这情景，纳瓦拉女人赶紧用大披巾的一边捂住自己的脸，以便不让人看到她眼睛里燃烧的嫉妒的火焰。

“我们姑且假定您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堂娜梅塞德斯以令人不可理解的冷漠说，“那现在就请您告诉我，我的先生，您有权利抱怨吗？您有权利不满吗？您能作为检察官指控我吗？您能作为法官宣判我吗？难道您是听讲经布道回来吗？难道您是做忏悔回来吗？难道您是望弥撒回来吗？或者说，您是从哪儿穿着这身衣服回家来的？您是从哪儿带着这位夫人一起回家来的？您在什么地方过了半个夜晚呢？”

“请原谅……”弗拉斯基塔太太高喊道。她像被弹簧弹了一下似的霍地站起来，矜持地冲到了市长夫人和她丈夫中间。

市长正欲开口讲话，一看纳瓦拉女人参加进这场激烈的争论，顿时目瞪口呆，像个木鸡儿似的站在那儿。

可是，堂娜梅塞德斯抢在磨坊女主人的前边说道：

“夫人，无须劳您向我解释……我没有这个要求，而且什么也不要求您。那个名正言顺地要求您解释的人现在来了……您还是去跟他把事情说个明白，取得谅解吧！”

就在这时，一间小会客厅的门打开了，卢卡斯大叔走了出来。他戴着市长的三角帽，穿着市长的全套衣衫，戴着手套，手握权杖，肩佩短剑，犹如去市政府大厅出席会议。

第三十二章

信任解开了难题

“晚安，诸位！”新来的那个人，不慌不忙地脱下三角帽，学着市长堂欧亨尼奥·德·苏尼加惯常说话的口形，凹陷着嘴唇说道。

尔后，他在大厅里踉踉跄跄地走到市长夫人面前，亲吻了她的手。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卢卡斯大叔把真正的市长模仿得惟妙惟肖，真是妙不可言。

但顷刻间，面对那一滑稽场景，仆人们，甚至村长胡安·洛佩斯先生，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堂欧亨尼奥岂能受得了这新的侮辱！他顿时勃然大怒，跃身向卢卡斯大叔猛扑过去。

然而，这时弗拉斯基塔太太出面调解了。她走过去，用熟练的胳膊将市长推到一边。而市长也担心倘若争论起来自己会再次败北，从而又遭嘲弄，也便任凭摆布，没有吱声。显然，那个女人生来就是为了驯服这个可悲的老家伙的。

卢卡斯大叔看到妻子来到他的身边，脸色瞬间变得像死

人一般的煞白。但是，他马上控制住自己，转而纵声大笑起来。那笑声是如此的令人恐怖，以致他自己都不得不用手按住自己的胸口，以不使身体爆炸成碎块。接着，他仍旧模仿着市长的举止说：

“上帝保佑你，弗拉斯基塔！你把委任状寄给你侄儿了吗？”

这时该好好看看纳瓦拉女人的气魄风度了！她把披巾扯到背后，像母狮一般傲然地扬起头来，两道犀利的目光如同匕首似的盯在那位假市长身上。她说道：

“我蔑视你，卢卡斯！”

大家都认为弗拉斯基塔太太啐了她的丈夫一口。

从她的神情，从她的姿态，从她说话的语调来看，这不会是假的。

一听到妻子的声音，磨坊主人顿时改变了脸色。一种像宗教信仰般的冲动进入了他的心灵，使他的精神立刻沉浸在光明和欢乐之中……因此，他暂时忘记了在磨坊里目睹的一切和种种联想，热泪盈眶地高声喊出了发自肺腑的一句话：

“那么说，你还是我原来的弗拉斯基塔了？”

“不！”纳瓦拉女人怒不可遏地说，“我已经不是你的弗拉斯基塔了！我是……你应该扪心自问，想想你今天晚上创立的丰功伟绩吧！你的这些英雄业绩会告诉你卢卡斯，你把一颗那么爱你的心折磨成什么样子！……”

她伤心地痛哭起来，热泪泉水般地涌出，仿佛一座冰山崩塌，开始融化。

市长夫人再也难以控制自己，她走到磨坊女主人面前，将她深情地拥抱在怀里。

弗拉斯基塔太太也开始下意识地亲吻起高贵的市长夫人，并像一个女儿寻求母亲的保护似的呜咽着对她说道：

“夫人呀，夫人！我怎么这样的命苦哟！”

“您并非如您想象的那么命苦！”市长夫人安慰她道，不禁也同情地啜泣起来。

“真正命苦的是我！”卢卡斯大叔哼哼唧唧地说，一边用拳头攥住滚出的眼泪，仿佛羞于让别人看到。

“那么我哪？”堂欧亨尼奥终于也插嘴了，他的心被别人那富有感染性的哭泣打动了，或者说，他也希望通过潮湿的渠道——哭出眼泪——使自己感到轻松。“噢，我是个无赖！我是个怪物！我是个妖魔！我是个丑陋的人！我是个不可救药的浪荡鬼！我的一切都是罪有应得！”

他抱住胡安·洛佩斯先生的肚子，伤心地放声号啕大哭起来。

村长和仆人们一时也都哭哭啼啼。到此似乎一切都结束了，但尚没有一个人明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仿佛大家都蒙在鼓里。

第三十三章

那末……你哪？

卢卡斯大叔是第一个从泪海中摆脱出来的人。

这是因为他又一次记起了他在锁孔里看到的情景。

“先生们，让我们把事情一一都来说清楚……”他不假思索地说。

“什么都不用说，卢卡斯大叔……”市长夫人高声打断他说。“你的妻子是个女圣徒，是个再忠诚不过的好女人！”

“啊……说的对……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不可是的！……请让她讲话。您会看到，她可以把事情讲得清清楚楚，证明自己一身洁白。我第一眼看到她，我的心就告诉我，她是一个圣洁的女人，尽管您对我讲了那么多……”

“好吧，那就让她讲话！……”卢卡斯大叔道。

“让我说话？我不说！”磨坊女主人拒绝道。“应该说话的是你！……因为事实是你……”

弗拉斯基塔太太没有再说下去，因为她担心说过了头儿会损害她对市长夫人的无尚崇敬。

“那末，你哪？”卢卡斯大叔反唇相讥道，他又完全失去了对妻子的信任。

“现在不是弗拉斯基塔太太的问题……”市长又醋意大发，高声嚷叫起来，“而是您和这位太太的问题！啊，我亲爱的梅塞德斯！……除了您之外，还能有谁该对我讲清楚呢？……”

“那末，你哪？”市长夫人反驳道，眼睛打量着她的丈夫。

一时间，两对夫妇上百遍地重复着同样的话语：

“你哪？”

“那末，你哪？”

“看你干的好事，你来说！”

“不，该你说！”

“哼，你怎么能这样？……”

等等，等等，等等。

倘若不是市长夫人恢复了自己的尊严，最后对堂欧亨尼奥讲了下边的话，这样的争吵还是会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

“哎，现在你别说啦！我们自己的事过后再说，这会儿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让卢卡斯大叔的心恢复平静。照我看，这事很容易，因为我看到胡安·洛佩斯先生和托纽埃洛都在这儿，他们会十分乐意出来证明弗拉斯基塔太太毫无过失。”

“我不需要男人来证明我的清白！”弗拉斯基塔太太说道。“我有两个更值得信任的证人，这两个证人谁也不会说我诱骗了他们或者贿赂了他们……”

“那么，他们在哪儿？”磨坊主人问。

“在楼下，就在门口……”

“那就请这家的夫人原谅，让他们上来吧。”

“这两个可怜的见证人无法上来……”

“啊呀，是两个女人呀！……原来是这号可靠的见证人呀！”

“她们不是两个女人，只能说是两个女性……”

“这就更糟！更糟！大概是两个小姑娘吧？……请把她们
的名字告诉我吧！”

“一个叫皮尼奥娜，一个叫利维亚娜。”

“你说的是我们的驴子呀！弗拉斯基塔，你是在戏弄我
吗？”

“不，我讲这些话是非常严肃的。我可以拿我们的驴子做
证人，证明你在磨坊里看到市长先生的时候，我并不在家中。”

“看在上帝的份上，可怜可怜我吧！请你把事情给我说清
楚！……”

“你听我说，卢卡斯！……我把事情说出来后，你会为怀疑
我对你的忠诚羞愧而死！今晚你从村子里回家的时候，我却正
从家中去村子里，我们恰好在路上交叉而过。但是你没有走大
道，说得更具体点，你是走的庄稼地，并且在那儿停下来打火
吸烟……”

“不错，我是停在了庄稼地里！……说下去。”

“这个时候，你的驴子叫了起来……”

“半点不假！啊，我真是太高兴啦！……讲吧！讲吧！你
的每一句话都使我年轻一岁。”

“大路上的另一头驴子，回答了你的驴子的叫声……”

“啊，是的……是的！……你真是太好了！到现在我还仿佛听到两头驴子在叫！”

“那就是利维亚娜和皮尼奥娜！它们互相认出来了，并且像好朋友一般彼此打招呼，而我们两个呢，既没有认出来，更没有打招呼……”

“别再说啦！……别再说啦！……”

“我们不但没有互相认出来，”弗拉斯基塔接着说，“而且互相害怕，朝着相反的方向逃跑了……这样你该明白我当时没有在磨坊里了吧！如果现在你想知道为什么看到市长躺在我们的床上，那你就来摸摸你身上穿的衣服吧，到现在它们也许还潮呼呼的呢。这比我的话更说明问题。市长阁下掉进了磨坊的水沟里，貂鼠帮他脱光了衣服，让他躺在了我们的床上。如果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开了门……，那是因为我以为是你淹在了水里，喊叫着向我呼救。最后，如果你想知道有关委任状的事……不过，我现在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当我们单独在一起时，我会把这件事和其他事情统统告诉你……，当着夫人的面我不好说。”

“弗拉斯基塔太太讲的话全都是真的！”胡安·洛佩斯先生高声说，目的在于讨好市长夫人堂娜梅塞德斯，因为他看出了在市府里，她是主宰一切的。

“一切都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托纽埃洛附和着主子的话语补充说。

“到现在为止……她的话全对！”市长也加进来补充，他对纳瓦拉女人的解释没走得更远感到万分满意……

“这么说，你是清白无辜的了！”卢卡斯大叔喊道，他面对事实认输了。“我的弗拉斯基塔！我亲爱的弗拉斯基塔！请原谅我的无理！让我来拥抱你一下！……”

“不，不！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弗拉斯基塔一边躲开身子一边回答。“在让你拥抱之前，我得听听你的解释。”

“那么还是让我来解释吧，为了卢卡斯大叔，也是为了我自己……”

“我等你的解释已整整等了一个小时啦！”市长说，他又一次打算神气起来。

“不过，我现在还不想解释，”市长夫人接着说，鄙夷地把脊背转向了她的丈夫。“要等到这两位先生换了衣服之后……而且，即便到那时，我也只向应该听的人作解释。”

“走……走……我们去换衣服……”穆尔西亚人催促堂欧亨尼奥道，他十分庆幸没有把他杀死，但是依旧恶狠狠地注视着他。“阁下的衣服简直要把我憋死了！我穿上它，真是倒霉透了！”

“这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穿！”市长回答他。“相反，我这会儿却很想把它穿上，为的是如果我妻子的解释不能使我满意的话，我就把你绞死，把许多人都绞死！”

听了这些话，市长夫人温和地微微一笑来宽慰大家。这种微笑是那些勤勤恳恳的以看管男人为己任的天使所特有的。

第三十四章

市长夫人

不也是个大美人儿吗！

市长和卢卡斯大叔刚一走出大厅，市长夫人便重新又在沙发上落座了。她把弗拉斯基塔太太拉到自己身边，然后转脸朝着拥挤在门口的仆人和法警们亲切诚挚地说道：

“好啦，小伙子和姑娘们，现在你们就把你们所了解的我的一切见不得人的事讲给这位杰出的夫人听听吧！”

第四等级^①应声走向前去，十个人争先恐后地都想讲话。但是，奶妈在家中胆子最大，也最为得宠，所以她让大家都安静下来，自己先开口说道：

“您知道，弗拉斯基塔太太，今天晚上，我和我家夫人一边照管孩子，一边等着主人，看看他是不是回来，同时还做着第三遍念珠祈祷消磨时光。因为貂鼠送过信来，说市长外出追捕

^① 法国 18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不纳税、享有封建特权的僧侣为第一等级，贵族为第二等级，有纳税义务的城市工商业者的上层分子为第三等级（到了 18 世纪末，第三等级则指包括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城市平民和已形成的资产阶级等）。此处作者将这三个等级之外的仆人、法警等贫苦人戏称为第四等级。

几个十分凶恶可怕的歹徒。在看到 he 安然回家之前，我们不好去上床就寝。这中间，我们忽然听到隔壁卧室里有动静，而那恰恰是我家主人夫妇共用的卧室。我们提上灯，吓得魂不附体地走过去看看是谁在那儿。哎哟，卡门圣母呀！我们一进去，看到有一个男人，穿得跟我家主人一模一样，但却不是他。怎么能是他呢，那原来是您的丈夫！见我们进来，他想藏到床底下去。‘捉贼！’我们拼命地喊了起来，转眼间房间里便涌满了人，法警把那个假市长从床底下拖了出来。和所有人一样，我家太太也认出了那是卢卡斯大叔。她看见他穿着那身衣服，担心是卢卡斯大叔把我家老爷杀死了，顿时便悲恸地哭泣起来，哭得令人心碎……‘把他送到监狱去！’‘把他送到监狱去！’与此同时，我们大家都齐声喊道，‘他是盗贼！他是杀人犯！’这就是卢卡斯大叔听到的最动听的话。因此，他只是像个死人似的靠墙边站着，不说一句话。但是，后来他看到我们真的要把他送到监狱去了，才不得不说出了……我下边要重述的话。说真的，这些话还是不说出来最好。他说：‘夫人，我不是盗贼，也不是杀人犯，损害我名誉的真正的盗贼和杀人犯这会儿正在我家搂着我的老婆睡觉呢。’”

“可怜的卢卡斯！”弗拉斯基塔太太叹息道。

“我太不幸了！”市长夫人平静地低声说道。

“对，我们大家也都这么说：‘可怜的卢卡斯大叔，不幸的夫人！’因为……说真话，弗拉斯基塔太太，我们早就看出来，我家主人已经盯上了您，变着法儿打您的主意……可是谁也想不到您……”

“奶妈！”市长夫人厉声喝道，“别再说这方面的话了！……”

“那我就来接着说点别的吧……”一个法警趁机把话头抢了过去说。“卢卡斯大叔走进这个家门时，穿着那身衣服，迈着那样的步伐，可把我们骗苦了。我们大家谁也没有把他认出来，都把他当成了市长先生。可以说，他到这儿来是居心不良的。假若女主人当时呆在床上，您想想会发生什么事……”

“算啦，算啦！你也别说啦！”女厨娘打断了法警的话。“你说的全是些无用的蠢话！嗯，不错，弗拉斯基塔太太，卢卡斯大叔在解释他为什么钻进我家女主人的卧室时，不得不承认了他的企图……当然，女主人听了，难以按捺自己的怒火，伸手狠狠地打了他一个嘴巴，结果他刚刚要说话只好又噎回肚里去了！我自己也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了许多难听的话，甚至想把他的眼珠抠出来……因为您该懂得，弗拉斯基塔太太，尽管他是您的丈夫，可他打算到这儿来轻轻松松地捞一把的想法……”

“你唠唠叨叨地说些什么呀！”门房站到厨娘前边高喊道。“你还有个完没有？……弗拉斯基塔太太，您还是来听我说说吧，我们来开门见山，书归正传。总而言之一句话，女主人说了她应该说的话，做了她应该做的事……，但是后来，她的怒气消了之后，她却开始可怜起卢卡斯大叔来，并且考虑起市长先生的恶劣行为，结果她说出了大概类似下面的一番话：‘卢卡斯大叔，尽管您的想法很肮脏，尽管我决不能宽恕您的无礼举动，但还是在几个小时内让您的妻子和我的丈夫认为他

们是自作自受。您靠了这身衣服的帮助，已经报仇雪恨。没有比这样的哄骗再好的报复他们的办法了！而到了恰当的时机，我们又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事情讲清楚，让真相大白！”这样有趣的决定作出之后，市长夫人和卢卡斯大叔就把市长阁下回来时，我们应该怎么说，怎么做，教了我们一番。真的，我用棍子狠狠地揍了一顿貂鼠巴塞斯蒂安的屁股，我想他会长期记取教训，不敢再胡来的……”

门房把话讲完的时候，市长夫人和磨坊女主人已经互相咬着耳朵说了好一会悄悄话儿。她们还不时地拥抱和接吻，有时还忍不住地笑起来。

真可惜，人们听不到她们在说些什么！……不过，读者无须费气力便可想象出来；纵使男读者想不出，女读者肯定能做到这一点。

第三十五章

国王的命令

正在这会儿，市长和卢卡斯大叔一起又回到了大厅，他们已经换上了自己的衣服。

“现在该轮到我说说了！”大名鼎鼎的堂欧亨尼奥·德·苏尼加一边进来一边说道。

他先是拿手杖在地上捣了两下，仿佛是为了获取力量振作精神（那样子和靠萝藤接触地面变得力大无比的安泰^①相仿），尔后加重语气，以一种难以描述的恬不知耻对其夫人说道：

“小梅塞德斯……，我在等你给我作出解释哪！……”

这时候磨坊女主人已经从沙发上站起来，轻轻地在卢卡斯身上拧了一下，表示已同他和解。同时她还用怒气已消的迷人的眼睛看着他，这倒使卢卡斯大叔一时纳闷起来。

市长目睹那幕滑稽有趣的哑剧，感到十分诧异，他不明白

^① 安泰，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海神波塞冬和地神盖娅之子。格斗时，只要身不离地，就能从大地母亲身上不断吸取力量，所向无敌。后被赫拉克勒斯发现他的这一特征，把他举在半空中用手臂勒死。

为什么磨坊主人夫妇就这样无端地言归于好。

那时，他再次暴跳如雷地冲他的妻子喊道：

“夫人！所有的人都已经互相理解，重新和好，就剩下我们了！你得把我从疑团中解救出来……我作为一个丈夫，作为市长，命令你这样做！”

“那末，您是要走了？”堂娜梅塞德斯走向弗拉斯基塔太太身旁大声问道，根本不理睬堂欧亨尼奥。“嗯，您就放心地走吧，这件丑事不会带来任何严重后果，不会带来半点麻烦。罗莎！提灯送送卢卡斯大叔和夫人，他们说要走了……上帝保佑您一路顺风，卢卡斯大叔。”

“啊！让他走？……不行！”堂欧亨尼奥·德·苏尼加大吼一声，出面干涉。“别人谁走都行，就是卢卡斯不能走！在我了解全部事实之前，必须把他拘留在这儿！来，法警们！执行国王的命令！……”

没有一个法警听从市长的指示，他们都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市长夫人。

“哎，去去去！让开路！”市长夫人厌恶地对丈夫说，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同时举止十分文雅地向所有人告别，就是说，侧过头，用手指尖提起裙子，然后优美潇洒地躬身施礼。这一整套礼节当时正值时髦，是隆重场合的重要礼仪。

“那么我哪……那么你哪……那么我们哪……可是他们两个……”老东西继续嘟哝着，扯着妻子的衣服，搅乱了她那开头很好的礼仪。

那一切均属徒劳！大家都对市长阁下置之不理！

待到大家都离开，大厅里只剩下这对不和的夫妻时，市长夫人才终于勉强开口跟丈夫讲话，但那语调恰似所有俄国的女沙皇怒视着一位失宠的大臣，突然降旨宣布将他终生流放到西伯利亚一样。

“纵使你活到一千岁，你也甭想知道今天晚上在我卧室里发生的事情……如果你正常地呆在卧室里，你就没有必要向任何人打听这件事。至于我，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永远也没有任何理由强迫我让你感到满意。因为我是那样地瞧不起你，假若不是你是我孩子的父亲的话，我现在马上就把你从这个阳台上推下去，就像我永远把你赶出我的卧室一样。那么，晚安，先生！”

梅塞德斯说这番话的时候，堂欧亨尼奥始终眼都不眨一下地听着，因为每逢他和妻子单独在一起时，总是老老实实，不敢轻举妄动。夫人说完便进了小会客厅，从那儿进入卧室，顺手把门锁上。可怜的市长一个人留在了大厅里，厚颜无耻至极地用牙床——不是用牙齿——喃喃自语道：

“噢，先生，没想到那么轻轻松松地你就逃脱啦！……貂鼠会为我设法调停的。”

第三十六章

结局、教训和结束语

当卢卡斯大叔和弗拉斯基塔太太离开城里向磨坊走去的时候，小鸟儿已经啾啾叫着迎接黎明的到来。

夫妻俩徒步走着，两头备着鞍的驴子走在他们前面。

“礼拜天你得去做忏悔，”磨坊女主人对丈夫说，“要把你昨晚的邪恶想法和罪恶企图统统清洗干净。”

“这个主意很好……”磨坊主人回答说。“不过，你也得再帮我个忙，要把床上的垫子和被褥全部送给穷人，换上一套新的。我可不能睡在那个伤天害理的家伙出过汗的地方！”

“别再给我提他，卢卡斯！”弗拉斯基塔太太答道。“我们还是说点别的事吧。我希望你能再帮我做一件事……”

“请说出来吧……”

“今年夏天，你带我去索伦·德·卡布拉斯洗海水浴。”

“干吗去那里？”

“看看我们是不是会生孩子。”

“这想法真是好极了！假设上帝保佑我们的话，一定带你去。”

夫妻俩边走边说，不觉不知便到达了磨坊。此时太阳尚未出山，只是把那高高的山峰抹上一层金色的光芒。

前一天晚上发生了那样一件不光彩的事，卢卡斯大叔夫妇本来不指望还有什么高级人士登门造访的，但是大出他们的意料之外，那天下午，前来磨坊聚会的权贵人士反而空前增多，有尊敬的大主教、众多的教士、律师、两位修道院院长，还有一些别的人。后来方知，他们都是被主教召集来的，把个葡萄架下的小院子挤得水泄不通。

唯有市长缺席了。

聚会开始之后，主教大人便开始讲话，他说：正是由于那磨坊里发生了一些事，他和他的教士们将一如既往地前来串门，为的是那对为人忠厚的夫妇和在场的其他人都免受公共舆论的指责，这种不良的社会舆论，仅仅是由那个以自己的愚蠢行为糟蹋了这一如此正派而有节制的聚会的人引起的。尔后，他又像个父亲似的劝导弗拉斯基塔太太，叫她以后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少些挑逗性和诱惑性，穿的衣服袖子要长一点，紧身上衣的开领要高一些。他又劝卢卡斯大叔心胸要更豁达些，做事要更慎重些，对上司要更尊重些。末了，他为所有人祝福，还说，由于那一天他不斋戒，他十分乐意吃两串卢卡斯大叔的葡萄。

吃葡萄的建议，众人均异口同声地响应。于是，那天下午，葡萄架一直摇晃个不停。根据磨坊主人的估计，吃掉了足有两阿罗瓦^①！

^① 西班牙重量单位，1阿罗瓦约合11.5公斤或25磅。

这样饶有兴味的聚会，持续了大约三年的时光，直到后来同所有的预见相反，拿破仑的军队大举入侵西班牙，引起了独立战争。

大主教先生、讲经布道神父和忏悔牧师都在 1808 年过世，律师和其他出席聚会的人分别死于 1809 年、1810 年、1811 年和 1812 年，因为他们受不住目睹法国人、波兰人和其他禽兽般的军队入侵那片大好河山的惨景，那些军队在望弥撒时甚至在教堂的大祭坛前都叼着烟斗。

那场风波过后，市长没有再去过磨坊，后来他被一位法国元帅罢免，并投入首都的监狱。由于他决不肯跟外国统治者妥协——这可说是他的荣誉——，最后在那儿默默死去。

堂娜梅塞德斯没有再婚。她含辛茹苦地教育三个孩子，使他们无可挑剔地长大成人。到了晚年，她隐居于一家修道院，直至在那儿作为女圣徒了却了自己的一生。

貂鼠变成了法国人的走狗。

胡安·洛佩斯先生参加了游击队，并且任一个支队的首领。在著名的巴萨战役中，他率军浴血奋战，在杀伤大量的法军后，和他的法警一起为国捐躯。

最后再说说卢卡斯大叔和弗拉斯基塔太太。他们尽管去了索伦·德·卡布拉斯浴场，并且多次祈祷和许愿，但始终没生孩子。可他们一如既往地继续恩恩爱爱，活到很大年纪，亲眼目睹了 1812 年和 1820 年的专制制度的灭亡，以及它在 1814 年和 1823 年的重新复辟，直至最后在专横的国王去世后，建立起真正的立宪制度。他们过世时，恰逢西班牙爆发争

夺王位的 1833——1840 年的第一次卡洛斯七年内战。当时虽然高筒大礼帽已在社会上风行,但仍未使他们忘记那些以三角帽为象征的时代。

附 录

《三角帽》创作的起因及过程

在《我写书的历史》一书中，佩德罗·安东尼奥·德·阿拉尔孔详细介绍了他创作《三角帽》的起因及过程：

“1874年夏季的一天，在马德里，我必须赶出一篇幽默小故事寄往为欢庆节日在古巴岛出版的一期周刊。不知怎的，我突然记起了流浪汉体的歌谣《市长和磨坊女主人》。这篇故事我儿时曾多次听别人讲述过。于是，我心中想道：

‘为什么我不以如此奇妙的内容为基础写一篇小故事呢？’

‘这故事很不好写，因为它与社会风尚相悖，不容易被读者接受……’我的良好的教养这样回答。

‘完全可以写成一篇不使任何人感到哗然、气愤的文章。’我的老艺术家的鲁莽和胆量这样辩解，因为我想起了《女修道院院长》那篇故事创造了类似的奇迹。

‘那就试试看……’我的惰性回答，为的是不再去继续寻找别的主题。不管怎么说，这本周刊读者不多，说不定没有一个居住在欧洲大陆的读者！

‘说干就干!’我精神上的勇敢部分作出了结论。

24小时之后,我已经写出了十一二页稿纸,把整个《三角帽》的故事都非常概括地写出来了,或者说整个《市长和磨坊女主人》的故事。我觉得我把材料处理得极为谨慎而有节制,情节编写得巧妙而明智,完全考虑到了可敬的读者们的需要,决不会伤害他们的感情。

我已经要把它装进信封到邮局付邮了,这时艺术家的良心突然对我说:

‘真可惜!这些材料本来可以写成一篇比这长10倍的故事的……’

‘一点不错!……’我的惰性回答说。‘这样一来,我们在两个月之内都不必为这家周刊操心费事地找别的材料了……’

‘那就重新开始!……’

‘噢……,不!谁会废掉已经写好的东西,重新开始本来应该明天干的工作呢?’

我犹豫了一阵,但这次勤奋和积极性占了上风,于是我重新开始写《三角帽》的故事。

第二天,我写出了第二稿的头十分之一,它跟现在的故事一样,已经写到了卢卡斯大叔的出场。我正想将它付邮的时候,一位好朋友来到我的办公室。他是文学专家,我跟他讲起了重写《三角帽》的事,并且把写出来的稿子给他读了一遍,没想到他斩钉截铁地说:

‘您不必舍近求远把这些稿子寄到另一个大陆去。把它留

三角帽

在马德里,并且继续努力写下去,直到把它全部完成。要精雕细刻,写得尽善尽美。这样,在短短几个星期内,您就可以写出一本书,完全可以在马德里出版。这个主题非常好!出这样的书乃功德无量之举!’

6天之后这位朋友又来看我,那时《三角帽》已完全写就,甚至已经誊清,跟今天的《三角帽》一模一样。第二天,便开始在《欧洲杂志》上刊出,由梅迪纳和纳瓦罗先生负责出版。一个月以后,隆重地印成单行本发行,而且从此开始,仅在我们的半岛很快就再版8次。

这就是这本幸运的小书的历史,我的反对者们没有站出来批评指责,相反,不管是在革新者或艺术、道德和灵魂的褻渎者的派别中,还是在形形色色的正经的人和拟古人营垒内,大家都十分喜爱它。正是这种意见的过分一致,反倒令我对这本没有一个人抨击,把它的幸运归咎于缺乏有价值的内涵的流浪汉体作品而常常感到厌倦和蔑视。不过,最近我终于同这位偶然得到的、不知拖了多久才得到父爱的儿子和解了,因为我不能不看到,在它出版10余年之后,它跟其有趣的姊妹篇《丑闻》一样,还在继续使我得到十分稳定的、几乎可以说是十分丰厚的收益。此外,据我所知,《三角帽》已被译成葡萄牙语、德语、俄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和罗马尼亚语。它还两次分别在法国和比利时被改编成喜剧搬上舞台。鉴于它的巨大影响和成功,最后我不得不这样说:

‘您瞧,先生,这个主题好极了,宝贵得像金子!我欠了人民缪斯^①的债,或者说,欠了那些创作歌谣的盲人的债!’

^① 希腊神话中的文艺女神。

关于这部作品的道德标准和情调，在前言中，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和有良好教养的人，我已说出了全部应该说的话。尽管如此，为了给我的缪斯和西班牙普通读者的高尚品德增添光彩，我还要作一点补充。法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小仲马——我应该十分友好地对待他——10年前曾坦诚地写信告诉我，如果我的《三角帽》保留了平民创作的，亦即盲人歌谣的结尾的话，它就会取得更大的成功，特别是在他的国家。那个原来的结尾就是堂娜梅塞德斯无辜地遭到误会……就是说，无论那位著名作家还是法国读者，既不会为《三角帽》结尾时把磨坊里的场面写得过分暴露而生气，也不会为在市府里采取残酷的报复而不悦……也就是说……

不过，我们还是不说了吧！……我这本《三角帽》的内容颇微妙，最好还是不把那些细枝末节和争论不休的地方说出来！……而最难出口的是，在这儿我可以悄悄告诉读者：‘我也喜欢弗拉斯基塔太太。’因为那位磨坊女主人的确漂亮得令人迷恋……，虽说市长夫人也称得上是位大美人。

噢，用笔来创造人物实在是既快乐又腻味的事！所谓快乐，即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任意塑造和摆布人物！所谓腻味，即作家不得不下决心，割舍大量映现在他们脑海中的有声有色的人物，以致到与世长辞的那天他还要惊讶地喊道：‘你们还没有降生就死去吧！’但是，人世间的的事情就是这样。艺术是长久的，生命是短暂的！此外，我们并非所有人都有足够的气度这么说：‘自我欣羡足矣，何必去管别人品头论足！’”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三角帽

作者 = (西) 德阿拉尔孔著 ; 尹承东译

页数 = 1 3 2

S S 号 = 1 2 2 5 0 8 2 7

出版日期 = 1 9 9 0 . 1 0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作者前言

- 第一章 事情发生的时代背景
- 第二章 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
- 第三章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 第四章 一个女人的外观
- 第五章 一个男人的外观和内心
- 第六章 夫妇俩的才智
- 第七章 幸福的真谛
- 第八章 戴三角帽的人
- 第九章 驾！驾！喔！
- 第十章 葡萄架上下的对话
- 第十一章 潘普洛纳的炮轰
- 第十二章 什一税和实物税
- 第十三章 老鹅飞到了猪身上
- 第十四章 貂鼠出的主意
- 第十五章 平淡的告别
- 第十六章 不祥之鸟
- 第十七章 一个偏远小村的村长
- 第十八章 显然，卢卡斯大叔并无困意
- 第十九章 荒野里的呼声
- 第二十章 怀疑和事实
- 第二十一章 准备吧，先生！
- 第二十二章 貂鼠分外卖力
- 第二十三章 还是荒野，还是同样的呼声
- 第二十四章 当时的一个国王
- 第二十五章 貂鼠的运气
- 第二十六章 变本加厉
- 第二十七章 我代表国王
- 第二十八章 圣洁的圣母马利亚！十二点半平安无事！
- 第二十九章 乌云逝去……明月高悬
- 第三十章 一位高贵的妇人
- 第三十一章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 第三十二章 信任解开了难题
- 第三十三章 那末……你哪？

第三十四章	市长夫人不也是个大美人儿吗！
第三十五章	国王的命令
第三十六章	结局、教训和结束语
附录	《三角帽》创作的起因及过程